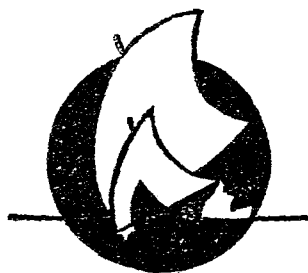


風陵渡

四 幕 劇

羅 倫 著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

風陵渡

第一幕

時間

深冬的一個四黃昏。

地點

山西南部一個山中。

人物

趙哲臣。

梅冠羣。

高洪才。

鄭陸遠。

凌革非。

劉鉄牛。

李月蘭。

王二虎。

佈景

山崖上一座古房子。

海正前是一個大格子門，門外有一個大平台，邊沿上有欄杆，早晚結凍，台面上可以積聚許多冰。

風陵渡



(論)

景。門的兩邊有兩排大格子窗戶，晚飯由門窗可以映射到觀衆的腰際，舞台兩側有兩門，直通臥室。舞台擺着方桌，長凳，破椅，靠牆放着槍械，子彈，軍服，銅盔等等的軍用物品。

幕幕

外面一羣青年男女剛開燈唱着游藝歌。

室內點着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鐵牛同月蘭坐在拐角的凳子上，兩人對面看了一會，就要停止，大家高興的叫喊嚷笑。

牛 (聽見弟弟的聲音很煩。)

蘭 你要說什麼，

牛 (眼睛看前面，在苦思。)

蘭 你在想什麼？

牛 (還在想。)

蘭 算了，別想這些傷腦筋的事吧，到了那一步，再說那一步的話，好吧？(看見牛穿的衣服破了。)

牛 你怎麼把衣裳都弄破了？

蘭 這是在山坡上打仗，給樹枝刮破了

牛 你怎麼不找一個針線縫縫呢？

蘭 一天忙到晚，那兒有工夫呀，(伸出手來)你看我還兩個粗手，鉗子，鐵錘拿慣了，還龍拿得住針

蘭 給你縫縫吧，要不鬆，越扯越壞。(拿出針線來。)

半 破的不能穿的時候，裁窮的。

囑 （立半一日。）唉唉，裁給你錢，待一會他們來了。（半把衣服脫下，且顯裏衣。）

才 （從外邊走到平台上。）

非 （由後邊退上來，站在才的旁邊。）我有點事請你跟你说。

才 有什麼話？

非 （看見才，沒有辦法。）你這傢伙，怎麼老是這樣盤扭呀？

才 唉，我有什麼盤扭呀？

非 我們兩個還一道來的，你也不照顧我，這樣給人家看見了，叫人笑話我們，

才 話是怎麼說？

非 洪才，我問你，你昨天不是說要跟我談話嗎？

才 這兒人多，不能談，我的小姐，

非 你怎麼不跟我談。

才 （總是抱怨的對才）不處過過你。你還知道我們的話別人聽不得。

非 （四下一看。）這兒沒人呀！

才 （仔細的看了一下屋子裏。）唔：（瞥了半非一眼。）你瞧！

非 什麼？

才 （把嘴一撇。）那兒！

非 你們兩個在睡覺兒！（抱歉似的聳了一下洪才。）

牛 （馬上站起來。）

才 你們兩個在這兒發心，連晚飯都不吃了？

牛 一點不餓，吃不下。

非 （輕蔑的神氣）你們兩個在這兒作什麼？

蘭 順半衣裳破了，我給他縫。

才 這倒是一種好現象啊！

牛 老周，不許你瞎扯啊！

才 我說你兩個連晚飯都不吃，坐在這兒發好，這不是一種好現象嗎？哈……哈……哈……

牛 你再要這樣說，老子對你就不客氣！

蘭 （挑架。）你這裏幹什麼呀！

才 看……看，你這牛脾氣又來了。

牛 你再說！

才 好了！好……我不對，好不好？

蘭 你看你，老周也沒有說什麼，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老周請你別在心啊！

才 沒有什麼，大家都 好朋友

蘭 凌小姐，你吃過晚飯了嗎？

非（帶理不理的樣子。）喂！吃過了。

蘭 我們學隊的生活，你過得慣嗎！

非 過不慣有什麼辦法呢？

蘭 因為你在家裏享福享慣了，突然到了前線來……

牛 喂！那兒來這麼多的話！

非 噫！

牛 噫什麼？

才 噫，月蘭，二虎在到處找我呢！

蘭 你說什麼？

才 我說你的丈夫，二虎在找你。

蘭 真的？

才 我還騙你。

蘭（突然怕起來。）什麼時候？

才 就是剛才。

蘭 啊，你們先在這兒坐一會，我就來。（連下。）

才 鐵牛，我看你這幾天有點昏頭昏腦的。

牛（悶着句話也不說。）

風 陵 渡

才 咱們是好朋友，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告訴我，也許我可以幫幫你的忙。

非 （在旁邊等的發急。）

牛 （像頭牛在喘氣，紅漲臉。）

才 你究竟有什麼，請說出來，我們聽聽！

非 唉呀！人家不願意說，就算了，何必死釘着問呢？

牛 （轉過頭來，瞪了非一眼。）

才 是不。你問月蘭……？

牛 同月蘭……？

才 同月蘭……？

牛 好怎麼……？

才 怎麼樣，我一猜就猜着了，可是我告訴你，你要小心。二虎是什麼出才，你不是不知道的，不好惹。

牛 唉！

才 你跟月蘭的事，二虎已經知道了，你想，月蘭是他的老婆，你又同她好，現在，她要跟你動手了。

牛 是我過了他好多次。我說大家都是好朋友，何必呢！

才 （很煩）。唉！

牛 再說，月蘭固然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對你也很不錯，可是……我希望你想一想，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這種事情，鬧出笑話來就不大好！

半 唉！爲了這個臭女人的事，頂頭窩了

非 什麼？女人不臭女人的！

牛 誰又說了你了！

非 你受過教訓沒有？

才 你在囉嗦！

牛 你你們的皮氣怎麼都這麼大呀！算了……算了，我們不談這些，別吵了，好不好？

非 （作出聽不聽的樣子）。

才 餓牛，怎麼樣，老鄧有沒有消息？

牛 沒有，怎麼你得到了甚麼消息？

才 沒有。我是問問你。

牛 唉！大家都在焦急，冠雲小姐一到晚的頭着眉頭，連飯也不吃，到處的找鄧陸逸。

非 哼！老鄧要是再不回來呀，找着她要發瘋了。

牛 隨急不急管你屁事！

才 我們這位隊長小姐也操心了。

非 冠雲沒有吃中飯，就出去找鄧陸逸的，現在晚飯已經吃過了，還不見回來。

才 找着人恐怕是沒有希望了。

牛 你怎麼老說這些喪氣話哪！

才 你憑一雙瞎火打仗到現在一點消息都沒有。我看不是打死在陣線，就是給日本人俘虜去了。

牛 你是什麼意思呢？

才 沒有什麼意思。

牛 不跟你們這些兔小崽子講了。（正要出去）。

非 對了，你趕快去吧！

才 怎麼！你趕老子走，是不是？

非 好！好！……好，你別走，你就在這兒吧！

牛 老子偏不在這兒。

非 幹了，願意走的走，不願意走，就別走，隨你的便，好不好？

牛 （瞪非一眼）。哩！（四顧對洪才）。老周，你有了老鄧的消息，早點告訴我，別叫我發急，

才 好！好，好，一定一定。

牛 我走了。（將下）。

才 好吧，你請。

牛 （走到門外，又轉身進來）。老陸，月蘭一會回來了，你就說我去找冠羣去了下。（下）。

才 唉，鐵牛，等一等，我也去。（將下）

非 （即速拉住才）。你別走，我有話告訴你。

才 有什麼話，一會兒回來再說吧。

非 請你在這兒等一會，聽我說完了你再走，好不好？

才 （看了看）。好，好，好。（對門外）。鐵牛，你先走，等一會我就來。

非 他去找誰？

才 他去找冠羣，我們的隊長小姐？

非 你爲什麼老對我沒好聲好氣的？

才 好了，革非小姐，現在人走了，有什麼話的請快說吧。

非 （有滿肚子的委屈，想了想像一個小孩似的難過起來）。他們都對我不好，你不但一點不同情我，

你也對我這樣。

才 （莫名其妙）。怎麼了……怎麼了？你爲什麼難過起來了呢？

非 （擦眼淚）。想不到這兒的人，一個一個都對人不客氣。

（越想越難過）。

才 唉！噯，噯，噯，你還是幹什麼吧！在這兒的人都不是客客氣氣的嗎？

非 哼！都是……客……客客氣氣的，你在這兒親眼看幾哪，剛才那是什麼態度？

才 唉！他的那個牛皮氣，你還不知道嗎？你何必同他生氣呢？

非 我們一塊來的時候，我母親把你請到家裏吃了飯，托你多多照管我，可是現在你也是對我不客氣！

才 唉，你不曉得，我有事情！

非 從後方到這裏幾千里遠，千辛萬苦的跑到這兒來，想作一點有意思的工作，到了這裏，住的不像人住的地方，吃的那兒是飯，我們家打發要飯的都比這兒好的多。

才 還有什麼辦法呢？小姐！這兒從上到下，都不是吃的一樣嗎？

非 吃的一樣，誰知道，把我整天同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鄉下女人放成一塊，你們吃什麼好的，別人怎麼會知道呢？

才 唉！這真是太冤枉人了，大家在這兒都是吃的一樣，你想一想，就是有錢，根本就沒有東西，到那兒去買呢？

非 別聽我，哼！到那兒去買，給我一羣日本俘虜，吃的那些麵包，饅頭，好菜都是那兒來的？

才 給俘虜吃的那些東西，都是從日本人身上的戰利品呀！

非 得來的戰利品，他們還不吃饅頭！

才 這是人之常情，就是你，也逃一饅頭呀！

非 我到這兒來，已經兩個多月了，每次出去打仗，都是把我弄在家裏，根本不讓我出去，那兒還有機會。

才 （更難堪看不起樣子。）呵！鬧了半天，原來是餓了吃！

非 日本人把我們這有氣死呢，在前天打仗俘虜了那一羣日本兵，把他們一個一個不活埋了，遂把他們當祖宗一樣看待，反而比我們還吃的好。

才 你說這個嗎，連累自己也生氣。

非 我問你，人總不應該穿衣服，天氣這樣冷，我穿兩件衣服，也穿錯了？大家都不理我，斜眼看我！

才 應不該呀！在開會的時候，還檢討我，批評我！

才 （煩了。）這個固然是他們不對，小姐，你要知道，這兒是前線，總着個體生活。

才 不是在你家裏，有她媽子，有隨差的，願意怎麼吃，就怎麼吃，願意穿什麼就穿什麼！

非 那我由家裏帶來幾件衣服總不能丟了啊！

才 我並沒有瘦對你，你給我發什麼脾氣呀！你說究竟要怎麼樣吧！

非 我在這兒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去！

才 好！（看了看四面）唉日本人過了風陵渡叫人把你送到瀟湘坐火車回去。

非 你跟我一塊來的，我要你送回去。

才 我一天到晚忙的要死，那兒有工夫。

非 我一個人在這兒怎麼走呢，你不送去，我不回去。

才 那你在這兒待着好了。

非 我不在這兒

才 唉！你真是喪命，（想了想，向左右看了看。）你聽不聽我的話。

非 聽什麼！

才 你聽不聽？

非 你說呀！

才 你倒不信任我？

非 我信任你。

才 以後我叫你作什麼，你作不作？

非 於我有沒有好處？

才 當然有好處，你說，你作不作？

非 與我有好處，我當然作。

才 這話可是真的？

非 當然是真的。

才 （走進了一步。）好！那麼我告訴你，敵人最近調來了大批的軍隊，要渡過風聲渡，攻過潼關，當然先要把治着黃河這一帶的中國軍隊消滅了。至於我們這一幫人，想討日本人的便宜，那簡直是鷄蛋往石頭上碰，早晚是要被敵人消滅的，你說對不對？

非 （莫名其妙地。）是的。

才 所以我們得另外想辦法！

非 什麼辦法呢？

才 只要你跟着我，聽我的話，一點危險都沒有，我保險你吃的好，穿的好，有錢化。

非 這消息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才 這個你不要管了

非 他們都知道嗎？

才 不知道！噢，這話你可千萬別告訴人呀！你要是不小心，走漏了消息，槍子兒是沒有眼瞞的。
非 你是給日本探報？

才 嘿！瞎說，我這曉得我自己打算組織一個遊藝隊，大家吃穿隨便好了，不講形式。

非 你堅定地！噫！我贊成。

才 你贊成，真的？

非 真的。

才 那麼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非 什麼事？

才 聽到任何消息，關於我們隊裏的消息，知道嗎？都告訴我！

非 好，一定。

陸 （由外邊很快的走上來，站在門。）老周！你們談什麼？

才 （吃了一驚，轉過身來，楞在那兒。）老！老周，你……

非 （驚喜。）你怎麼同來的！

陸 我是跑回來的。

非 大家都為你焦急。

才 尤其是冠羣小姐，

風 陵 漢

陸 謝謝你們的關心。

非 這太傷可幸了！

陸 沒有受什麼辛苦，老周，你怎麼了？

才 呵！沒有什麼，（笑了笑。）找着你，興奮的說不出話來，你看見冠羣沒有？

陸 我才的，沒有看見。

才 冠羣可急死了，連飯都不吃，到處的找你。

陸 大隊長呢？

才 在第一隊。

陸 冠羣呢？

才 還沒有回來。

陸 到第一隊去看看隊長（轉身將下。）

才 （一把拉住）老鄧，你太累了。

陸 不要緊，（要走。）

才 你坐在這兒休息休息，我去找。

非 對了，你在這兒休息休息。

才 革非，你在這兒陪一陪老鄧，我一會就回來咱們再談！（下。）

陸 謝謝你！

非 (很殷勤的搬過來一個凳子。) 米斯特鄧，請您坐下歇一歇。
陸 不客氣，不客氣，我自己來。

非 (掏出自己手帕來。) 米斯特鄧，擦一擦臉上的土吧。

陸 不要緊，一會兒再擦吧。(有點窘。)

非 沒有關係，擦罷了我洗一洗，我給你擦吧。(即動手要擦。)

陸 (更窘，趕快接過手帕來。) 好……好，好，我自己來。把手帕接過來腳亂的擦了一下後，放在桌子上。)

非 (取下自己的圍巾來。給陸打身上的土。) 您這一次太苦了。哎，哎……哎，身上的衣服破成這個樣子了。

陸 革非小姐，你不要這樣客氣。(把非擋掉)。

非 你沒有吃東西吧，我去給你弄點飯來！

陸 別急，等一會再說。

非 米斯特鄧，你是怎麼跑回來的呢？

陸 說起來太長，(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以後再說吧。

非 不，你說出來聽聽好吧。嘿……自從你給敵人俘虜去以後，我沒有一時一刻不想着你。

陸 感謝你關心。正想着一件事有點坐不住。)

非 你這種愛國的熱誠，叫我太佩服了，你丟開了家庭醜聞，跑到前線來服務，實在太辛苦了。

陸（想齊聲，隨便一答）。沒有什麼。

非我本來在後方作婦女輔導工作。聽到你在這兒工作，我就把很重要的工作，交結我的朋友。奔到前線來，想跟你學習學習。

陸（想）。不敢當的。

非可是我到了這兒來，因為你很忙，很少有機會同你接近，實在遺憾的很。（坐近）。

陸（想）。抱歉得很。

非抗戰結束了，我們可以一塊到香港到南洋去玩一次。

陸（想）。

非你可以帶我去嗎？（再坐近）。

陸（想）。

非（更坐近，高興的抓住陸的肩一搖）。你答應我了！

陸（突然轉過身來）。啊！你說什麼？

非（撒嬌）。我說……抗戰結束以後我們一塊到香港到南洋去。

陸到南洋去，那……那……那……（要得說不出話來）。

陸（獻媚的一笑）。陸逸……

（這時候冠羣由外邊走回來，站在門口。洪才在後面）。

陸逸！

陸 (即道站起來)：「起來！」

羣 (即連跑上表抱清陸，且奮明說不出請來，只是在微笑)：「你……」

陸 (目不轉睛的看羣，也是在微笑)：「你……」

非 (偷偷的走，旁邊去)：「……」

才 (站在門裏面看着大家)：「……」

羣 (轉過頭來，眼睛盯着非)：「……」

陸 (也看着非)：「……」

非 (旁得有點心懷，站在這兒不食道，站在那兒也不食道)：「你……你們……在這兒談話。」

羣 (兒就來，(將走))：「……」

才 (非小姐，你陪老鄧在這兒再談一會)：「……」

非 (我……)：「……」

(即下)：「……」

羣 (一直眼睛盯着非下場)：「……」

陸 (站了點頭)：「……」

羣 (你看我爸爸沒有)：「……」

陸 (我剛才到，還沒有)：「……」

才 (非才，你知道我爸爸在那兒)：「……」

羣 (第一座笑了)：「……」

風 陵 獨渡

二六

陸 你一天還沒有吃飯呢？

軍 嘿！

軍 找了我一天！

陸 （也一笑）。唔，

軍 老郭，你怎麼會同來的？

陸 真是……露起來，話長了。

才 陸通，找我就會來好吧？

陸 好，唔……洪才，一會兒我們再談吧。

才 好呀！（目送着陸通下去，轉過頭來，左右看了看，皺着眉頭在深思。）

陸 （做一個小偷兒一樣，從門縫出去，發現了才在場。）洪才，你幹什麼？

才 （雖然一驚。）不幹什麼。

陸 老周，慢半點！

才 不知道。

陸 他來這裏看？

才 沒有。（想了想，將下。）

陸 洪才，你是胡走，我有一點事情，請你幫幫忙，可以嗎？
才 可以，有什麼事，請你快說吧。

蘭 就是……

才 什麼？

蘭 你平常跟我很好，所以我要……

才 你快說呀，到底是什麼事？

蘭 就是……

才 就是什麼？

蘭 就是我……

才 同誰？

蘭 我同二虎……

才 你同二虎怎麼樣？

蘭 我同二虎實在不能再過下去了。

才 爲什麼？

蘭 二虎從前是當過土匪的。

才 這個我曉得。

蘭 我不是他胡蝶娶的老婆，我是他搶着來的，並且在搶我的那天晚上，我父母的性命死在他的手上，你想一想，我還是一個人哪？我跟他八年的生計，是多麼痛苦……我同鐵牛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才 你這錢干，究竟怎麼處？

蘭 沒有什麼，我偶著歡他。

才 二虎對你很不錯麼，他很愛你的！

蘭 這兩年他對我是很好，可是我心裏很痛苦，他就是對我再好我父母的死叫我忘不掉，以前因為我什麼事不知道，糊裏糊塗的跟他混了幾年，自從打仗以後，我慢慢的什麼都明白了。

才 我剛才告訴過你，二虎不是好惹的。

蘭 請你這幫我的忙，想想辦法，叫我和他離開。

才 你！我給你想辦法，只要我能幫忙的地方我一定幫忙。噯！鐵牛倒是很好的。我還有事情，咱們以後再談話。（走到門口，轉過頭來，低聲。）噯！二虎來了！

蘭 （轉身向內室跑。）

才 （鬼鬼祟祟的走上來，手裏拿着一個生蘿菔在吃，站在門口。）站住！你跑什麼？

蘭 （馬上離往。）

才 你從那兒來？二虎。

才 從來的地方來。

才 老都跑來了，你看見沒有？……

才 （對蘭。）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才 （看了二虎，有點怕，即速溜走。）

虎 你自己起來，還是叫我拉你過來！

蘭 （慢慢的走過來。）

虎 你剛才跑什麼？

蘭 （低著頭。）

虎 你為什麼連乾飯都不吃？

蘭 （低著頭。）我不餓。

虎 你跑到那兒去了？

蘭 我就在這兒。

虎 在這兒做什麼？

蘭 沒有做什麼。

虎 （還有誰？）

蘭 就是我們倆人。

虎 （再有人？）

蘭 沒有。

虎 （抓住蘭的領口。）沒有脫軌！

蘭 ……（嚇得發抖。）

虎 （用力一推）去你媽的，你去你媽那兒！

風 陵 渡

虎（向後退了幾步，幾乎跌倒。）你要幹什麼？

牛 老子要你的命！

牛（很慌忙的從外邊進來）月蘭！（看見二虎，有點窘，稍停。）喂，二虎，你看見大隊長沒有？那兩個日本俘虜代表回來了。

虎（眼睛瞪着牛。）哼！

牛 怎麼回事呀！（覺得有點不對，轉身跨下。）

蘭（聲音戰慄）鐵牛！

牛（發抖蘭在旁邊可憐的樣子，看了看虎，轉身急下。）

虎 鐵牛，別走！

牛 我有事，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虎 你不能走。（過去拉牛逼來。）

牛 怎麼回事，你？

虎 我跟你沒有過不去的地方！

牛 沒有。

虎 我們不是同志？

牛 是同志。

虎 是不是弟兄？

牛 是弟兄。

虎 那你爲什麼要作對不起弟兄的事呢？

牛 這件事，不是一句兩句可以說完的，現在我有公事，等我公事解決了，咱們哥兒倆找個時候，好好的談一次，怎麼樣？

虎 不成，今天晚上就得弄清楚！

牛 不成！

虎 囉。

牛 好，二虎，你說！

虎 漂亮一點，自己作的事請自己明白。

牛 我不知道，你說！

虎 你爲什麼要抗我的老婆呢？

牛 誰告訴你的？

虎 沒有人告訴我。

牛 你有什麼證據？

虎 沒有證據。

牛 沒有證據，不能隨便亂說。

虎 說！

牛 怎麼？你要跟老子打架嗎？

虎 呀。

牛 要打梁山下去。

虎 山下去就出下去！

牛 好！走！

虎 走就走！

（這時隨羣又歡又笑的主來。）

陸 鐵士！三虎！

牛 （突然遇見。）啊！老鄧你回來啦？

陸 鄧先生回來了！

虎 （很勉強的裝着高興的樣子。）回來了！

陸 （同大家握手。）謝謝大家的關心！

陸 （看着鳳崎的狀態。）怎麼了？

牛 鳳崎！我送你去去，沒有接洽。

鳳 我是從那邊山被，那路回來啦。

牛 老鄧，你們兩個在梁山碰見的嗎？

陸 就在這兒。

牛 冠羣，你爸爸呢？

羣 你問他幹什麼？

牛 那兩爛日，你待機

羣 顧！顧家裏！

神 你還不去？

牛 你爸爸呢？

羣 一會就來。

陸 俘虜代表？是怎麼回事？

羣 前一次打仗，我們俘虜了一羣日本兵，叫他們簽了兩個代表回去交涉，這敵人還不要他們回去？

陸 爲什麼要叫俘虜放回去呢？

羣 這是一個計劃。

陸 什麼計劃？

羣 我還不知道，要問我爸爸。

才 你們看，天隊長來了。

（大家回頭看牆門口，首屈上。）

才 （發現陸逸，驚奇的。）

陸 （站起來，表示敬意。）

風 陵 懷

風 陵 渡

哥 你回來了！

陸 ！

哥 很好。

陸 聽說那俘虜……

哥 （作了個手勢，讓大家坐下。）我現在就要談這件事，俘虜的問題雖然重要，還可以總在其次……

才 難道有什麼事比俘虜的事更重要嗎？

哥 是呀，剛才得到一個消息！

衆 什麼消息？

哥 風陵渡架中了兩千多難民要渡河，可是船已經全都撤走了……唉！天氣這麼冷，又刮着大風，下着大雨，吃沒有吃的，住沒有住的，整天露地的淋在雨地裏。年輕力壯的還不要緊，上了年紀的老頭和那婦女小孩子怎麼辦呢？

（大家臉上都現出深愁。）

哥 現在戰事這麼緊張，前面過不了河，後面又有敵人追趕，他們多耽誤一天多餓一天，多一天危險。才 這些難民是從那兒來的？

哥 從太原臨汾退下來的。

陸 風陵渡的船載到那兒去了？

哥 都裝到白浪渡和茅津渡去了。

那些難民到了風陵渡想怎麼辦呢？

羣 他們不是想渡過黃河，到了蓬關退到西安去。

晉 （看了一下錶。）現在已經八點了。

陸 隊長，這件事我們必須即速想辦法把難民送過河去，我看還是俘虜的事緊急一點……我們……才對了，先討論一下俘虜的事吧。

羣 假使俘虜派代表回來說，他們的事就在今天晚上解決，那麼我們就談俘虜的事。

陸 這話對。

晉 俘虜代表已經回來了。

才 怎麼說？

晉 今天晚上十點鐘送他回來去。

羣 十點鐘？

陸 為什麼要他們回去呢？隊長！

晉 這是一個計劃！

才 什麼計劃？

晉 （先把屋子的人看了一下。）都在睡覺我想誰不會有人把槍拿走溜去呢？

陸 隊長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 上一次我們的計劃不知道給誰走漏了，結果失敗了，還受了很大的損失。

「我這一次一定會成功的。」

「爸爸，你說吧！」

「我派了兩個俘虜代表回去接洽，替敵人營裏運送不要他回去，現在兩個俘虜代表都回來說，在今天晚上十點鐘，就從山腰底下迎接他們回去，趁這個機會，我們的弟兄換上俘虜的服裝，化裝成俘虜，帶着槍械，混到敵人的陣地裏面去，再派人埋伏在兩邊，正當再誘敵前進，到了相當的時候，前後左右，一齊開槍，把敵人殺光！」

「這樣的計劃，恐怕不妥當吧？」

「怎樣才叫妥當呢？」

「這樣困難。」

「如果有困難，我們必須想法克服！」

「我想，可以這麼作。」

「可以嗎？」

「可以。」

「我想先派洪子帶人埋伏在山腰底下，把敵人埋伏在左邊山坡上面，讓牛帶着弟兄化裝成俘虜，混進敵人的陣地裏去，爸爸和我帶着弟兄在正面誘敵。」

「那麼我哪？」

「你太累了，留在家裏休息，可以計劃計劃送難民渡河的法子。」

哲 趙靜也對。

羣 不知道在坐諸位同志有什麼意見沒有！

才 這個……

靳 怎麼？

才 我想……

牛 這樣不是很好嗎？沒有什麼考慮的。

才 我應該先走了。

羣 急什麼？

才 我要去早點準備一下。

羣 好。

才 （看了看大家，即速退下）

哲 送離民渡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陸 總要想辦法吧

哲 先決條件，想什麼辦法，把白浪渡和茅津渡的船弄到風陵渡來。

陸 犯住了。

哲 你什麼時候回來？

陸 剛才回來。

風 陵 渡

督 是從敵人軍營逃回來嗎？

陸 是的。

牛 老鄧，你說你是怎麼逃回來的？

陸 說起來……也……也……

譚 大家都在關心着您，你就現在說吧！

許 你快說吧！

陸 就是大前天我們在山底下跟敵人打仗。（續衆）你追着我打北邊那些敵人去了，我們就分開了，我就給敵人從旁衝散了，我就給俘虜解去了，把我關在一個破廟裏，押了一天，還消息給敵人軍營裏長官知道了，要押我去。

衆 啊！

牛 究竟怎麼樣？

陸 一直到了今天早晨，我爬在窗戶上看見有兩個日本軍官跑出來跑進的跑得滿頭大汗，軍隊在外面亂鬧亂吵，

牛 後來呢？

陸 後來外面鬧得太兇了，就來了一個日本軍官，帶了一個兵，把我押出來。領到後山的小路上放了我，真怪呀！

陸 那個日本兵只對我說了一句話。

牛（作驚狀）

雄 說我是你們的同志。

翠 他叫什麼名字？

雄（他沒有聽）

青 我們想辦法向他們聯絡，想法叫他反正。

虎 他們要是一反正，敵入也就別想渡過風陵渡攻破潼關了。

牛 我們不是飯桶，難道他不反正，也別想從風陵渡過河。

才 隊長，一切準備好了！

青 好，預備出發吧！

才 是。（上）。

青 鐵牛，你領着弟兄去換俘虜的衣服。

牛 是。（下）。

青 二虎，你去叫弟兄預備出發。

虎 是。（下）

青 冠榮，你去叫弟兄們預備，我就來。

翠 好！

雄 我也去看看！

風 凌 渡

風 陵 渡

哲 我還有話跟你說。

陸 冠英，你先去吧。

羣 (將走出)。

(外面山上三聲槍響)。

哲 什麼？

羣 槍聲。

哲 (鎮靜) 這是信號！

陸 隊長！

羣 爸爸！

哲 別慌！

牛 (跑來)：隊長！外面有槍響。

哲 是誰？

牛 不知道。

虎 (跑上來)：隊長！外面有人打信號槍！

哲 趕快派人去查。

虎 是！(即退下)。

才 (跑上來)：隊長！

哲 怎麼？你還沒有走？

才 因為我聽見有槍聲！

哲 派人去查了嗎？

才 派了。

哲 好。

虎 （拉攏韋非上來）報告隊長，放槍的是雜！（大家非常驚奇）。

哲 誰叫你放槍！

非 我試一試槍。

才 （驚慌），誰叫你試槍？

非 噯！你不是說馬上就要出發跟敵人打仗嗎？

才 以後沒有命令，不許隨便放槍！

非 噯。

哲 （看了看）大家趕快準備出發。

（個個緊急的走出）。

——幕 落——

風陵渡

四四

（即即即即即即）。

（丁丁丁）大家整齊地出起。

非。

生（以爲驚奇）：什麼意思！

非（上）：不是個風，這要出個風，入作爲。

（據說），這個風，

這風，

這風，

（註：此非上家）：這風，這風，這風，（大家整齊地出）。

非。

非。

非（上）：這風，

非（上）：這風，

非（上）：這風，

(國語)
第一幕

時間：前晚十二時

地點：與第一幕同

人物：梅哲臣

周洪才

郭酸逸

梁華弟

劉銀牛

法二龍

李月蘭

佈景：與第一幕同

將幕：夜十點鐘。屋內點着清油燈。室內的一切與第一幕同。室外有朦朧月光。

（在室內踱來踱去，坐臥不安，跑到平台上，四處看了看，又跑到室內來，一個人在那兒是癡。）

（從外面走進來，站在門口，把陸看了看，心裏也想。）

（還是那兒踱着圈，並未發現有人來。）

（看了看，不知道陸在想什麼，自己想偷偷的退出去，心裏一想又不退出去）。郭先生！

風 陵 渡

陸 (突然轉過頭來) 啊！

蘭 你在幹什麼？

陸 沒有幹什麼。

蘭 他們怎麼還不回來？

陸 是呀，真是急死人！

蘭 該不會出什麼事吧？

陸 誰知呀，八點多鐘就出發的現在快半夜了，就是人不回來，也應該派人送個信回來，叫我們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蘭 飯統統都預備好了，菜也切好了，就是等他們回來，快回來了吧！

陸 究竟什麼時候回來，誰也不知道。

蘭 鄧先生，我看你不必等他們了，每一次回來的時候，老張就聽見大家唱歌的聲音，現在一點響動都

沒有，他們回來還有一會兒，先給你弄，飯吃了再說吧。

陸 不，還是等大家回來了，一塊兒吃吧。

蘭 你們就一定要等他們呢，你早晨沒有吃，午飯也沒有吃好，現在已經半夜了，難道你就不餓嗎？

陸 轉身就走。(一)

月蘭！

蘭 (回頭) 嘿！

幕

方便嗎？

蘭 很方便。（即下）。

陸 （很着急，坐在火旁邊，手裏抓着一根木柴，一邊敲，一邊想）。

（外邊有一個人唱歌）。

蘭 （端着米湯饅頭生蘿蔔菜）。鄧先生，你快吃吧，米湯好了的時候太久了，不十分熱了。

陸 好……好……好，不要緊。（端起米湯喝了一口，咬了一口饅頭，一邊吃，一邊想）。

蘭 鄧先生，你在家裏恐怕還沒有吃過這樣壞的飯吧？

陸 恩……沒有什麼，其實好壞都差不多。

蘭 你在家裏吃的飯，跟這兒一樣！

陸 恩……恩。

蘭 人家說你家不是很有錢嗎？

陸 噯……當然比這兒好一點。噯，月×，你把這些先端下去。

蘭 你吃！你一點都沒有吃嗎？

陸 我吃不下，你拿下去吧。

蘭 那你等他們都回來了，再一塊吃？

陸 好吧！

蘭 （收進東西，走向室內）。

風 陵 渡

陸 (又低頭在那兒想)。

牛 (氣喘喘地由外面跑進來)。老鄧！

陸 (猛然抬頭) 啊！鐵牛，(站起來) 你回來了。

牛 嚟！怎麼你一個人在這兒？

陸 嘿！他們呢？

牛 在後頭。

陸 端的碗剛擡去，就出來。今天這一仗打得怎麼樣？

牛 別人我還不清楚，我差一點就回不來了。

陸 他們現在到那兒？

牛 你問誰？

陸 隊長他們……

牛 (由內邊出來)。鐵牛，你回來了。

牛 你在幹什麼？

牛 我沒有幹什麼。

陸 你們在這兒呢，我去看看他們。(即下)。

牛 老鄧……老鄧……

牛 你不回來，真把我急死了。

牛 我沒有回來，並沒有把你急死呀？

蘭 (一笑，打×一下)。死鬼，×！你餓不餓？我給你拿幾個饅頭來。

牛 餓，你看我的肚子快要撐破了。

蘭 你在那吃的？

牛 在鐵絲上，打死了幾個日本兵，每一個日本兵包裹裏，都裝滿了麵包，麵包上還有黑黑紅紅的，又軟又甜，不知道叫什麼東西，好吃極了，唉！我還在一個日本兵包裹裏，搜出一瓶日本酒來，呵！我還大算吃飽了，喝醉了，(指瘡月×)。跟你二爸×樣了。哈……哈……哈……

蘭 去你的，給我帶下多少！

牛 (馬上停住了笑)，我……我……我……

蘭 給我帶了多多，在那兒？

牛 我……我沒有帶。

蘭 啊！只顧你自己吃飽了，就把別人忘了！

牛 怎麼！跟我生氣了，你想在前線他媽的命都逃不及，那兒還有功夫想到這些！

蘭 (鬱生氣) 你自己吃就有功夫了。

(蘭就走了)

牛 (一把抓住)。他媽的，你還給我來這一套，你什麼時候學會了撒嬌呀？算了，下一次回來，誰給你管上。好不好？

蘭 不好！

牛 你還怎麼樣？他媽的，這也不是談什麼戀愛，就談戀愛，你配嗎？人家擦胭脂，抹香粉，打粉，紅，穿上旗袍，高跟鞋，走路會扭屁股，你會幹什麼？你給我扭個屁股看看……

蘭 少囉嗦，人家跟你開玩笑，你就蜘蛛扯蛋，扯了這麼一大串，噯！今天仗打得怎麼樣？

牛 齊別問了，又失敗了。

蘭 那一羣日本佬呢？

蘭 從旁的小路逃回去了！

蘭 二虎呢？

牛 笨蛋！有老子在這兒，他會吃掉你，他回來還早呢，怕什麼，坐下來，我圍來了，你也不願意聽我，我……

蘭 你叫我怎麼聽你呢？

牛 真是個笨蛋，坐下來再說。

虎 （這時站在門口）。

蘭 二虎在什麼地方，回來還早呢！

蘭 （將坐）。

虎 剛在這兒，不早。

蘭 （一驚，即速站起來）：你……

虎 我怎麼樣？

牛 啊！二虎，你回來

虎 聽！他回來了。

牛 你今，的這一仗打得怎麼樣了？

虎 現在不談這個，（對蘭）我看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蘭 你要我說什麼？

虎 你自己作的事情，自己知道。

蘭 我作了什麼事情，我不知道，你說出來了。

虎 你不要把一個人逼得太狠了，逼得沒有路子走的時候，他什麼事情都作得出來。

蘭 我並沒有作什麼逼你的事。

虎 咱們到那邊屋子去有話談。

蘭 有什麼話在這兒談，不是一樣嗎？

虎 不還是過去的好！

蘭 我不！

虎 （生氣）你真的不去？

蘭 我不去。

虎 （把蘭一把拉住）。你得跟我走，老子一步一步的護着你，你就不知道姓什麼了，你不要臉，我情

什麼，走！（把蘭向外拖）。

蘭 我不願意去，放開我，你……你……你……你要把我槍斃到這兒靜後以，要與你到那邊去，我
得很！

鹿 要你去，跟我走！（硬拉）。

牛 放開！

鹿 管你什麼事？

牛 對一個婦道人來不應當這樣！

鹿 她是我前老婆，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管得着嗎？

牛 我偏要管！

鹿 你憑什麼？

牛 不憑什麼，

鹿 怎麼，你要打架嗎？

牛 你說打，咱們就打吧，

鹿 好！死去活來，七八次，在椅子裏鑽來鑽去，還怕你，你說要怎麼樣吧？

牛 你說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怕你不是人養的。

蘭 牛，你不要這樣。

牛 月蘭，不關你，看便怎麼樣吧？

虎 滾開！你這不要臉的，在中間幹什麼？

（虎牛衝出來，月彌在中間攔架。）

（站在門口，看見他們兩個衝突。）二虎！

（也站在門口。）鐵生，你們要幹什麼？

牛 （看見有人來，才規矩了點）

怎麼回事，你們？

虎 你跟我到那邊去。

蘭 我還是不去！

虎 你非去不可！（正要拉）。

二虎，什麼事？你何必一定要同他爲難呢？

蘭 我就不去，看你怎麼樣？

虎 （看着蘭，一句話也不說）。

這是什麼時候，你們還有心情打架。

蘭 我告訴你，我同你在一塊兒八年了，過去的前五年，你沒有一天把我當人看待，你願意打就打，你

願意罵就罵，這些痛苦，我都受了。自從打仗到現在，我什麼都明白了，我不是從前那樣糊里糊塗

，沒有用的女人了，我有我的自由，我願跟誰好，就跟誰好，我不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你沒有管

我的資格。哼！日本人打進來，你搶人的勾當作不成了，你才跑到這兒來了，你不要再爲你還在

前線參加了抗戰工作，當了游擊隊，就能把你以前的罪惡都洗刷乾淨。你忘了你是什麼出身，不是一個賭鬼變成了土匪，你在搶我的那天晚上，我父母的性命，死在你的手上，我對你的仇恨，輩子都忘不了。

蘭 月蘭，不要說了。

虎 （眼淚長流）。

蘭 我跟你在一塊八年了，只生了一個孩子，孩子沒有帶出來，給日本人弄死了。死的好，謝天謝地，去掉我心上一塊大病，切斷了我們的牽連。

虎 （越發越自，流着眼淚）。你要怎麼樣，你還要怎麼樣？你……：

蘭 要不是這幾年改邪歸正，我早就拿刀子通死你，我心裏是痛苦的很，我要離開你……：

蘭 你還說什麼哪？

蘭 你自己想一想。

虎 （用手把蘭攔一下，阻止蘭不要再說，慢慢地走到虎跟前）。二虎，你別難過，過去的事，不難了，不要以為你過去所做的是罪惡，比你罪惡加重十倍的人還多得很，不說從前，現在這樣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擺在我們的眼前。

二虎，不要這樣難過，你的過去，沒有什麼，我們爲了要吃飯，爲了要活著，拿人家一升米，抱人兩捆柴，偷人家三塊，抓着了，就是土匪，其實有人一弄就是幾千萬，幾百萬，幾千萬元，幾萬萬，把許多人的飯，搶着去一個人吃，這實際不是搶是什麼？

陸 離七歲兒，咱們三個人細細的談一談，都很青年，言語有幽默的地方，大家誰也別怪誰。

眾 大家在一塊兒，應該像兄弟姊妹一樣，別爲一點點小事，大家弄得都不痛快。你們吃過飯了沒有，
(無人答應)。

蘭 沒有。

眾 好，你們趕快去吃飯吧，吃過了飯，有什麼事，大家再好商量。

旋 (一句不響，慢慢的出去)。

陸 二旋，你到什麼地方去？

旋 (仍然不語)。

陸 別亂跑，好好的吃飯去，吃過了飯我們談談。

旋 (點了點頭)。喂！(下場)。

眾 鐵牛，你吃不吃飯？

牛 當然吃呀！

眾 你們剛打一架，生着一肚子氣，豈許吃不下呢？

牛 跟人生氣，跟飯還生氣呀！

陸 趕快去吧，毛病就是出在你身上！

牛 好了，我吃飯去了。

蘭 你不是吃飽了嗎！

風 陵 渡

牛 現在肚子又餓了。(下場)。

蘭 我去招呼他們吃飯了。

翠 好吧，別再說什麼了。

蘭 (轉身下)。啊！大隊要回來了！(下)。

翠 爸爸！

哲 (從外邊很沮喪的走進來，把身上帶的東西向旁邊一丟，皺着眉頭，坐在那兒)

翠 (看看哲的神色不好)。冠翠，你去到一碗開水來！

翠 (看陸一眼，即速跑下去)。

陸 (很親切地) 怎麼樣了？

哲 (慢慢的出了一口悶氣)。唉！

陸 怎麼？今天……

哲 (站起來，在室內走來走去)。

翠 (端一碗水出來)。爸爸，你先喝一點水吧！

哲 放在那兒。

陸 你跑了一天了，先喝一點吧。

翠 你先喝一點吧。

哲 (煩躁) 先放在那兒！等一會兒再說！

我給你端飯來。（說完轉身就下）

哲 別去！不要！

（傳聲計機發轉過身來，和陸斯看了看）。

（點頭）

（慢慢的走過來）。

（走到桌子旁邊）。我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

前一次我們的計劃就走漏了消息，結果只完成了一小部份，這一次的計劃又完全失敗了！這麼一

風波就可就危險了！

我們這次的計劃，在事前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

也許是那兩個日本俘虜代表知道了跑去告訴敵人。

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怪了，我們這邊有誰是……

我們這邊連一處有內奸，我們的秘密計劃，一再的走漏消息，照這樣下去，我們的工作怎麼能做呢

！工作作不成了，說不定在什麼時候，連我們的性命都送掉了！

隊長們都回來了嗎？

鐵牛二虎都回來了，洪才還沒有見……

風 陵 渡

哲 程某，你去看看洪才回來沒有？

某 是！（轉身將下。）

哲 某是回來了，叫他到這兒來。

某 是！（即下。）

哲 韓牛頭二虎幹什麼？

陸 正吃飯。

哲 你去看看，飯吃完了，叫他們也來。

陸 是！

陸 是！

哲 兩個都來！

陸 好！……隊長，我們這幾個人當中……

哲 你別說了，我都知道了。

陸 （聽見這話，猛驚，看了看哲，轉身即下。）

哲 （這時，一個人在室內走來走去，突然停步，從口袋裏掏出槍來看了看，走到桌子旁邊坐下，想再想，又站起來，又看手槍，自己有了決定，即速往室內走去。）

蘭 （由外面跑進來，很關心的。）大隊長，你還沒有吃飯，我給你端點飯來。
哲 不要，等一會再說。（即速進室內。）

蘭（看了哲的神色，莫名其妙，向室內左右看了看，正預備下場。）

才（由外面進來）噫！人呢？

蘭（對漢才，你找誰呀）

才（隊長）

蘭（剛進去，你找他幹什麼？）

才（是他叫我回來的。）

蘭（什麼事？）

才（不知道。）

蘭（你還沒有吃飯吧？）

才（噫！）

蘭（他們都在那兒正吃呢，你去吃一點再來。）

才（不等會兒再吃吧。）

蘭（從外面回來。）噫！怎麼你一個人在這兒餓爸爸呢？

才（在裏邊。）

蘭（剛進去，讓他出來吧？）

才（不，氣死他的我們在這兒等一會，他就會出來的。月蘭，你去叫二虎同鐵牛快點來。）

蘭（他們知道了嗎？）

風 陵 渡

知道趙鄧在那兒。

好！

你看趙老鄧說洪才已經回來了，在這裏等着。

是！（下場。）

你們回來的很早呢？

不早，是剛到一會，今天你們那一隊人打得怎麼樣？

撲了一個空，你們怎麼樣？

跟你們一樣，差一點給敵人包圍在裏頭，出不來了。

奇怪我們的秘密計劃，敵人怎麼會知道呢？

我們這個團體裏面，有內奸。

人多了，我們怎麼會知道第一個是呢？

并且就在我們這幾個人當中。

（驚。）誰呀！

你別急，一會兒就知道了。

（點點頭，看錶。）

（鐘門的）洪才，你回來了。

應。

陸（進來。）回來了。

才（點頭。）

牛（那個活寶貝哪？

才（你說是莫非嗎？

牛（

才（他在後頭

牛（怎麼樣？够麻煩了吧？

才（就是沒有要了我的命。

虎（（點頭））（由門外走到門口，站住，看了看大家，走到一角，呆站在那兒。）

才（（看了看每個人的神色。）

（這時候大家無語，靜了一會。）

哲（由內室便穩穩的走出來。）

（大家站起來。）

哲（走到桌子旁邊，看了看大家。）大家隨便坐好了。

（各人找到一個位子坐下。）

哲（他們各人把今天的情形說一聽，

（這時候大家靜靜起來，都不知道說什麼，從那兒說起。）

我看這樣吧！今天的事用不着每個人都來報告，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跑了一天，都累了，有的還沒

有吃飯，我看把要解決的事，提出來，趕快解決，越快越好。

把你們每個人的槍都解下來，放在這兒。

（大家把槍取下來，放在桌子上。）

我們到這裏來的每一個人，都很明白自己的責任，大家都很吃苦，對工作也都非常努力，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但是，在我們這樣的團體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我們上一次的計劃，牽漏了消息，不能照預計的去完成，幾乎完全失敗了，雖然完成了一小部份，打死了一千多敵人，也得了一部份軍需品，結果我們自己的弟兄也損失了不少。這一次我謹慎了又謹慎，費盡了心血，借敵人迎援俘虜的時候，我們的人就穿著俘虜的衣服，混進敵人的陣地裏面去，正面誘敵進攻，等敵人攻上前來，兩邊切斷敵人的後路，內外夾攻，消滅了敵人的主力，就可以破壞了敵人的想由風陵渡渡過黃河的計劃，我才發的命令，內奸就把我們的計劃報告給敵人，結果完全失敗了。在今天晚上我就知道牽漏消息的人是誰？

我們的隊員很複雜。

我們的秘密計劃，隊員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拿什麼去報告呢？

我想我們這幾個人當中絕對不會有的。

牽漏消息的人，就在我們這幾個人當中。

（大家一楞。）

那麼是誰呢？

哲 要他自己站起來說。

（大家靜起來，都不說話。）

陸 （很痛心的站起來。）

（大家的眼睛都釘住陸。）

陸 在大家不說話的這個時候，我說幾句話。（痛心。）我實在沒有想到，在我們這團體裏邊，也有了內奸，如果現在我們不把這個真奸除掉的話，有一天我就統統都要死在他的手裏，那時……

牛 （突然站起來。）如果說是可疑的話，在我們這六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有嫌疑。

誰？

（眼睛釘着牛，有點變顏色。）啊？

（大家都注視着牛。）

陸 是那一個？

牛 我是說這個人有嫌疑，可不一定……說這個消息是他走漏的。

羣 是誰？你趕快說出來？

才 （有點心懷。）對：對：說出來看！

牛 是……是王二虎。

虎 （突然站起來。）你說我嗎？

風 陵 渡

牛 處，你還幹什麼？

翠 看看，這什麼樣子。

陸 你先坐下，二虎！

翠 坐下。

鹿 好！你 處吧！（坐下。）

暫 鐵子，你說！

牛 王二虎到我們這兒來，已經好幾個月了，他的那一隊人，是亂七八糟的，有的是從前的土匪，有的是學生，有的是賭鬼，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老百姓，最不整齊。說到打仗吧！打的最好是他，打的最壞的也是他，在他那兒來來往往的人最複雜，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還有一點最叫人懷疑的，就是上次開完了會，大半天不在家裏，大家都到處找你，你到底什麼地方去了！

陸 還有什麼？

牛 沒有了。

陸 你說這麼許多話，都不能算證據。

才 爲什麼？

陸 照這樣說，我們在這裏的人，都有嫌疑，說到王二虎這一隊人複雜，那麼其他的這幾隊人那一隊不複雜呢？這一次的打仗不是單靠幾個兵，就會打勝的，兵是些什麼人，也并不是一生下來就當兵的，我要問你：你從前是當兵的嗎？你不過是個鐵工，你能從工廠裏出來，到前線來打仗，別人爲什

寧不可與耶？

牛 哪裏上一次開完會，半天找不到他，他到那裏去了？

牛 對了。

陸 這個要請二虎自己起來，給大家解釋。

牛 （一句也說不完，動也不動。）

才 二虎，請你給大家解釋解釋吧。

羣 你起來給大家說呀！

牛 一定是他。

泥 你還什麼？

牛 叫你給大家解釋，你爲什麼又不說呢？

虎 我不願意說，看你能把老子怎麼樣？

才 二虎，你要是這樣蠻不講理，可不成。

牛 現在這個地方是講理，不是你從前當土匪的時候了，你願意叫誰死，就叫誰死，你願意叫誰活，就叫誰活……

羣 牛，你把話扯到那兒去了？

陸 我們在這裏是討論公事，希望不要把私人的感情，拉在裏面。

牛 什麼叫私人感情，我不懂這一套，我說的是實在情形。

才 我覺得這裏面沒有什麼私人的感情，這樣的討論討論，也許可以由裏邊找出一點線索來。

才 你說他一定有嫌疑嗎？

非 （從外面圍着進來。）你們都在這兒，好極了，你們無論如何得給我個辦法，把我送到後方去，

現在受不了了。

非 別動！

非 你們這樣叫同志嗎？

陸 大家在這兒討論重要的問題，你在這兒鬧什麼？

非 洪才，你這個死鬼，你天天出去打勝仗，老不帶我，你們瞧不起我，你們不給我工作，你們偏偏今

天打這個倒懸的仗，帶着我……

非 別吵！

非 你們把我帶到前線上，一點都不照管我……把我一個人扔在前線上，你們一個一個都跑了……

非 出去！

非 我不走，你們大家非給我一個結果不可！

陸 好，你先下去，等開完了會，再給你個辦法吧。

非 我不下去，我要在這兒……

陸 好吧，你站旁邊，不要說話。

非 不，我要說話。

平 滾！

才 下去！

非 你們都欺侮我，你們大門口裏喊着同志，相親相愛，這樣就叫相親相愛嗎？哼！還不如日本人哪！

羣 誰告訴你的？

才 滾下去！

非 洪才，我把你這個死滾，良心的，我母親待你那樣好，叫你照管我，昨天晚上你還同我說：叫我聽你的話，你叫我作什麼，我就作什麼，可是你今天把我丟在前線，就不管我了，你現在對我這樣兇，你也欺侮我……

才 下去！

非 我不，你要吃了我？

哲 再鬧！（大家恐懼下來。）先拉下去！

平 （站起來。）你自己下去，纔是叫我拉你下去！

非 （書了餐巾，沒有辦法，哭起來。）哎呀！媽呀！（即下。）

（大家彼此望着，空氣寂靜起來。）

才 接濟剛才所討論的，往下討論吧。

羣 在未討論之前，我首先要問你：你叫革非聽你的話，你叫他作什麼，他就作什麼，你預備叫他作什

才 (有點窘。) 這個簡單得很，他同我囉嗦了半天，叫我照管他，我就同他說：你要我照管你，你就得聽我的話，我叫你作什麼你就作什麼。

才 哦！我就是要問你，你要他作什麼？

才 哦！這個簡單得很，我是說有了工作，有了工作，大家怎麼作，我就叫他怎麼作，他一個人不能例外，是不是？

才 我想恐怕不那樣簡單吧？

才 你的意思，這裏邊有鬼了！

才 我最有點懷疑！

才 笑話，剛才不是在這裏說了半天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把她叫來問哪！

才 我已經問過了。

才 你真的問過了嗎？

才 哦，真的。

才 你說話得負責任。

才 當然負責任。

才 把他叫來問。

才 好呀！

才 把他叫來問，沒有別的，你說怎麼辦？

陸 等一會，再談這個好不好。

羣 也好！

才 你這簡直是侮辱我。

牛 接給我剛才所說的說下去。

才 假如要懷疑羣剛才那樣說法，我也可以這麼說，陸逸也有嫌疑。

陸 什麼？你說我也有嫌疑？

才 這幾次消息的走漏，難道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羣 你說他有嫌疑，有什麼證據？

才 我可以說出證據來，大家聽聽，第一點：把你給日本人俘虜去了，日本人不槍斃你，或者把你殺掉，為什麼把你又放回來呢？

陸 那是……

才 別忙，等我說完第二點，你在今天沒有出發，你在這沒有出發的時間內，是可以給人懷疑的。

陸 你說第三點。

才 第三，一切秘密計劃是你們定的，一切消息，你和冠羣比我先得得早，等我們知道的時候，大家就要跟着隊伍出發，時間緊接着，這一點空閒的時間都沒有，如果消息走漏的話，於我們無關。

陸 我先說第一點……

才 請你不必說了，你要說的話，我全都知道了。

翠 噫！你怎麼全都知道呢？

才 你們不相信，我先說給你們聽聽，第一點是因為敵偽軍厭戰反正，放了您，第二點，因為你太累了，叫你在這裏休息，并且家裏還有人陪着。第三點，每一次發了命令之後，你就跟着大家到前線去了，根本就沒有時候，是不是？我給你解釋，對不對？是不是這樣？

陸 （沒有話。）

才 說到辯護，誰都會說一兩套，我們怎麼樣想法解決實際問題。

（空氣稍靜。）

翠 那麼你說走漏消息的人，究竟是誰呢？

才 難說的很……不過二虎也許有點嫌疑。

虎 你也說我——

才 呃，是說你。

虎 憑什麼！我做過的什麼錯事，給你拉住了嗎？

才 就憑你那一點亂七八糟的人，因為你的那一隊人，有的跟偽軍在一塊兒混，有的跟日本人在一塊兒混，今天來了，明天走了，這些情形你并不是不知道，你為什麼不管一管呢？

翠 洪才，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一會說這個有嫌疑，一會又說那個又嫌疑，那麼究竟是誰呢？
才 唉！我把每一個人可懷疑的地方給大家討論呀！

草 才 虎

漢奸這個名義，是隨便可以給人往頭上加的嗎？我，並沒有肯定說陸逸是漢奸，也並沒有說二虎是漢奸哪？我說他有懷疑的地方，他可以站起來給大家解釋呀，他們也不是鴨吧。

（氣兜兜的站起來。）我本來不會說話，我也不想說話，我從娘肚子裏生下來到現在，根本就不懂什麼叫解釋，什麼叫辯護，有什麼讓大家在一塊商量商量，就完事，我是粗桶子，沒有陰洋書，花樣沒有你們那樣多，我自己作過的事，我敢當，我過去是當過土匪，槍過人，放過火，你們要我怎麼樣呢？你們願意說我是什麼，就是甚麼。我沒有解釋，沒有辯護，並且我也不會那一套。我只知道，有衣大家穿，有飯大家吃，把大家當哥哥弟弟姐妹妹一樣看待，我也只知道打壞了胳膊向裏攔，從前當土匪的時候是這樣，現在打游擊的時候還是這樣，你們動不動把我的過去說出來，揭我的短處，如果覺得我在這兒不合適，我走好了，不在這打游擊，在那兒還打不了，就是不打游擊，憑我這一身臭肉，賣苦力也餓不死，你們一定要說我是漢奸，你們要處罰我，槍斃我，我死好了，成願意死……

二虎，你不要再說了。

二虎，坐下！

好，看你們怎麼辦吧！

（把周圍所有的人都看了看。）每個人的話，都不必再說了，我都聽見了，在我們這個團體裏面，作間諜工作的人很多，他姓甚麼叫甚麼我都知道，我今年四十多近五十的人了，甚麼地方我都去

過，甚麼團體，我都待過，甚麼人，我都接觸過，如果連這一點小事，我都看不出來，總四十年，這是白活了，前幾次走漏消息的人，我并不是不知道，我處處給他暗示，總希望他能够改過自新，我一次兩次給他機會，但是他還不自知，他還要作第三次。

那麼這個人是誰呢？

牛 對了。

哲 不要忙，他自己會起來承認的，在隊員裏頭的，我暫時不說，在你們這幾位隊長裏面，就有一個，

哲 那一個！

就是平常跟我最近，跟我關係最深，并且也是我最信任的一個。

（大家都緊張，每一個人心裏都有點怕，彼此相互看來看去。）

哲 （動也不動，眼睛轉來轉去，盯住每一個人。）怎麼，還不承認，一定要我把名子說出來嗎？

陸 請說出來了！

哲 （掏出手槍來）因為我還承認他是個人，他自己的良心還沒有喪盡，我不說出他的名子來，我要他自己懲罰他自己，給他一個懺悔的機會，免得遭受大眾的侮辱。好！（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拍）。

他自決吧！

才 （慢慢地走向哲臣）：這個人我知道，我可以告訴你，（走近哲臣的身邊，聽出一個耳語的姿態，

哲臣也把身體擡過去，大家都望着他們）。

才 不許動！

(大家都不動)。

才 告訴你，(對哲臣)。一切都是我幹的，你們敢把我怎麼樣？

哲 (大驚)：啊！原來是你，好極了，把他們給我捆起來！

才 誰勸我就要誰的命！

哲 好！(一邊說一邊向才走)。算我瞎了眼睛，我錯信了你，我……我，願意死，你打吧！

(失聲)：爸爸！

才 (對衆哲打了兩下，結果槍不響)：……

哲 (冷笑)：摩……摩……摩……

才 (一看槍裏沒有子彈，把槍扣掉，轉身向外跑)。

牛 (上前一把抓住才，像一個小雞似的)：那兒跑！

(這時候大家很快的把才捆起來)。

虎 你這個說人話，不做人事的混蛋，搗來搗去的，都是你一個人在鬧鬼。

(外邊槍聲突起)。

衆 (驚)：啊！槍聲！

蘭 (失掉了魂似的跑進來)：哎呀！不得了，敵人攻着來了，滿山都是！

(槍聲暫進)。

衆 (慌亂)：怎麼辦？

風 陵 渡

哲 大家不要慌！趕快帶着弟兄們去打！

才 摩！已經來不及了！

衆 （即遁下）。

蓮 爸爸趕快走，（拉哲）。

非 （由外面跑進來）：洪才，不得了，敵人打着來了，你看怎麼辦呢？（發現才被捆）。啊，你怎麼捆起來了。

第三幕

時間 同第二幕相隔二個禮拜。

地點 風陵渡附近的一個村子。

人物 梅哲臣

鄧陸蓮

劉德牛

金意誠

凌草非

高橋

山田

松井

周洪才

佈景

一間廂房。屋子裏面比外面低着三尺，進門來要下三個台階，舞台正面左邊有一通外邊的門，是個單扇門，門扇中間有一根橫木，將門上下隔成兩段，釘着木板條，舞台左邊有一土坑，坑上撲了很多茅草，右邊牆上靠牆，有一個草鋪，中間有一張破掉，旁邊擺着兩條破椅子，右邊後牆角堆着有破木箱以及其他的東西。右牆上有一個小窗戶，一尺高，二尺寬，灰塵蜘蛛網，已把窗子

單擺起來。

靜寂
夜間，將十二點鐘，桌上放了一盞半明不滅的檯燈，室外月色朦朧，月光從窗戶裏透進來，鋪罩在土坑上的草蓆，陸陸續續在草蓆上，瞪着一雙大眼睛，對着月光發呆。

陸
（這是穿着原有的衣服，膝上有幾處小破傷，褲上用一塊破白布扎着，頭髮很亂，衣服上全是灰塵破傷，腳上帶着鐵鍊，殘忍站起來，在室內踱來踱去，立坐不安，看看室內一切，走到桌旁坐下，雙手抵着下巴，在鎮痛的苦思）。

（這時候，遠遠傳來有腳步聲，越來越近，腳步聲停止在門外，門上有開鎖聲，陸轉過頭來看看門，門突然開了，門口站了一位日本兵和金憲設）。

山田
（以下簡稱山田）。走！

（山田拉着鐵牛上）。

牛
（還是穿着原來的衣服，慢慢的走到門口向室內看了一會兒，突然發現陸，大驚，發起楞來，站在門口，一動也不動，瞪着眼睛，看着陸）。

陸
（慢慢的站起來）。

山
（用手拉着牛背上的一擋）。進去！

牛
（被拉進來，差點倒在地上，轉頭看着山田）。

金
（看着山田）。

山
（怒視着牛）。

牛 你媽來個……

山 八個……（拿出手帕來對着牛）

金 （把田搗住）。

山 （看着牛對金說）：走！（轉身即下）

金 （看着牛和陸，把門帶上，下去）。

牛 老鄧，你……

陸 犍牛，你……你怎麼也來了。

牛 我來看你們的。

陸 你同誰來的？

牛 我同咱們的女英雄

陸 （愁）：啊！就她也來了！

牛 不，怎麼會是冠翠呢？

陸 不是他是誰？

牛 就是我們那位活寶貝，準非小姐。

陸 是他……現在在那兒？

牛 不知道……

陸 你不是問他一塊來的嗎？

風 陵 渡

牛 是呀。

陸 那麼你……

牛 唉！你別問他了吧，同我一塊到了這兒，就分手了。

陸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呢？

牛 我并不知道你在這兒呀！

陸 你怎麼來的？

牛 敵人派了許多日本兵，把我保護着來的。

陸 我是被俘虜到這裏來，大隊長同冠軍都知道吧？

牛 我想大概知道吧。

陸 他們現在都在什麼地方？

牛 就是那天晚上，給敵人沖散了，直到現在一點消息都沒有，要不是今天晚上在這兒碰見你，誰也不

知道誰在那兒。

（焦急，忽然）你說你是怎麼樣給逮住的！

牛 反正一句話，都是吃了那個活寶貝的虧。

陸 怎麼說？

牛 那天晚上，大家不是都在一塊聚會嗎？，把周洪才剛捆起來，敵人就從後山的小路包抄過來了，等到我們逃出，敵人已經四面包圍起來，本來我可以跑掉的，可是那位活寶貝，本來跑了一天，就

累得跑不動了，再加上大家一亂，槍聲亂竊，簡直吓軟了，他連哭帶鬧的拉着我，你說我有什麼辦法呢？

陸 你可以把他推開不管，那個時候，誰也管了誰，你就是把他救出來，也是一塊廢料！

牛 那兒成呀！敵人就在面前，把他吓的直打哆嗦，我把他推開不管，他一叫，給敵人聽見了，連我也跑不掉，再說我怎麼忍心把他送到日本人的手裏，讓他們糟踏哪！

陸 厚！你就是那麼個老毛病，看見女人就迷糊了。

牛 這不能怪我，這……這……

陸 結果怎麼樣？

牛 後來我沒有法子，只好拖着牠，一塊兒慢慢爬上山去，山坡上不是有一個小石坎嗎？我問他說蹲在那兒，把附近的樹枝亂草，扯着來蓋在身上，敵人這時就從我身邊走來走去，還有一個日本兵，走到我的頭邊，腳沒有踩穩，摔倒了，真一點就倒在我的身上，這時候吓得我連氣都不敢喘……

陸 後來呢？

牛 後來呀，日本兵拿火把附近的亂草點着了。其實離我還有兩三丈遠，可是我們的那位活寶貝，吓的叫起來了，給敵人聽見了，你想，山坡的大光，把滿山照得亮烘烘的，什麼人也能看見，敵人走過來，把我身上蓋的亂草一腳踢開，就給人家逮住了。

陸 （聽完這一段話，走開半，在沉思了一會）。鐵牛，你知道其他的人都在什麼地方？

牛 我也不知道。

陸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牛 我不知道這地方叫什麼名字，反正走到了黃河邊，離風陵渡不遠了。

（這時候又有腳步聲響來）

陸 什麼，這又是誰來了？

牛 不會是敵人吧？

（開門，將門推開）

有 （穿軍服的衣服，身上幾處被傷，臉龐消瘦，脚上帶着腳鍊，很沉穩的一步一步走進來，站在門

裏面直視上）。

山 （也直視上站着）。

陸 （對）。怎麼……是你……

牛 大隊長！（跑上去）。

田 （發現陸兩入，大驚！呆了一，鎮靜起來，一步一步的走下台階。）

（把大家看了看，轉身走去。）

陸 大隊長，實在沒有想到，你——（突然停止）

金 （看着陸，又看着田，把門帶上走去。）

（很感情。）我實在沒有想到你也被俘虜了。

牛 （悲痛。）把我們兩個抓來了，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仗還是照樣可以打下去，這麼一來，大家

卻不完抵了嗎？

陸 我們這次真的就完了麼？

晉 （看了看陸平，走到陸的身邊，拍拍陸的肩。）不，緊。（轉頭看着牛。）不要緊過，我們的人是不會完的，放心好了，有老百姓幫忙，有中央的軍隊給我們作後盾，怕什麼，雖然我們三個人給敵人逮着來了，我們的工作還是照樣的進行，決不會停頓的。

陸 冠羣不是跟你在一塊兒嗎？難道那麼一隊人，還保護不住你嗎？

晉 那天晚上，發現了敵人，你們都走了，我下了山一個弟兄也沒不見，我就同冠羣爬到右邊的山坡上，碰見了七個弟兄，也是給敵人冲散了，我不到隊伍，山頭的火光很亮，山下到處都是敵人，這時候束手無策，忽然對山上的砲聲大起，我才知道我們隊伍中那邊，我同冠羣帶着七個弟兄，向對山衝了四次，都沒有過得去，一個弟兄給打死了，一個弟兄肩上了受了傷，冠羣怕我也受了傷，叫我在山坡上等着，等他到了對山，帶着弟兄再來救我。他同幾位弟兄又衝下山下，砲聲響了一片在不多一會兒，對面山坡上的砲大起，我才知道他們已經過去了，對山的砲聲慢慢下了山，敵人也，還擊，弟兄們「殺呀」的吼聲，震動了山溝，突然從我們後邊來了兩個敵人，沒有等我還手，就把他帶走了。

牛 你還有人來了！

（脚步声走到門口停住，在開鐵鎖。）

（大家都不做聲。）

風 陵 渡

松 (將門推開，站在門口。)

非 (出裏在門口，一切均比從前漂亮的多了。)

我們的大隊長，密斯脫鄧在這兒呀！啊！我們的劉鐵牛也在這兒呀！

(大家都不理。)

非 我們的高級將領都在這兒，是在開會嗎？

牛 你來幹什麼？

非 我們分手這麼久了，來看看你呀。

牛 誰叫你來的？

非 是我自己呀！噯！你這幾天怎麼樣？

牛 不怎麼樣！

非 噯！怎麼能不怎麼樣呢？

牛 你問我怎麼樣？

非 我問你的生活。

牛 什麼生活不生活的，老子不慣。

非 我問你吃的，穿的，住的怎麼樣？

牛 很好。

非 很好！

牛 還不好，有飯吃，有屋子住，行動有日本馬弁跟着，還要怎麼樣？

非 你要是需要什麼東西，你儘管說好了，都可以給你辦到。

牛 弄不起，不要。

非 你需要衣服嗎？

牛 不選。

非 天氣這樣冷，你只穿了這麼兩件衣服，白天還可以過，晚上怎麼辦呢？我給你找兩件衣服來吧。

牛 我身上穿的這一套，可以隨便坐坐，也可以隨便睡，對我很合適，你給我找兩件好衣服穿上，反而

弄得我不方便。

非 你想吃什麼？我買點叫人給你送來。

牛 滾你的，別在這賣那些假人情了！

非 鐵牛，過去你對不起我的地方，我決不在意。飽一聲響，人家都跑了，沒有人管我，多虧你照顧我

，要不是你，也許我會給繩子打死的，只要別人對我好一點，我決不會忘記，今天晚上我是來同你

們告別的。

牛 到什麼地方去？

非 由此地到太原，由太原到北平，過天津到上海。

牛 哼！

非 鐵牛，在我們那幾千人當中，你是最能幹的。

非 不跟你說，粗裏粗氣，你懂什麼？

陸 （實在不耐煩。）好……好……好，就算是我的錯誤，說完了沒有？

非 還不是你的錯，你對不起我的地方，我還沒有說。

陸 那麼你說快點說吧！

非 你要知道，你在我的心上是佔了多麼重要的一個地位，我對於你的吃飯，睡覺，穿衣，一舉一動，甚至於很瑣碎極小的事兒我都很注意，有時候你打仗回來，我迎接進門，可是你慢慢不理，你叫我太失望了。（好像有點悲哀的樣子。）

陸 實在說不起。

非 大家都原諒你，敬重你。只有我在這一方面却顯得非常幼稚。我并不是要懲罰你，而是要提醒你，我走了一夜，給你良心上一個悔悟！

牛 唉！小姐，你說了這麼長的話，站了這麼長的時候，都不累嗎？這個地方這麼靜，也沒有你坐的一個地方，快半夜了，請你休息去吧！

非 不要緊。

牛 快去罷，日本鬼子在等著你哪！

非 幹我什麼？

牛 幹什麼，你自己知道

非 說話這麼下流，真是沒有受過教育！

牛 出去，快走！

非 走就走，用不着你趕我。（走到台階停住，轉身過來。）啊！我倒忘了問候我們的大隊長，你怎麼像一個爛腿，一句話都不說？

哲 （不理。）

非 我很奇怪，你有那麼一個能文能武女兒，還有米斯特鄧的聰明過人，加上王二虎，劉鐵牛兩位猛將，連一個官軍都保護不住，不同敵人打什麼仗，這不是一個大笑話嗎？

陸 出去！

牛 滾！

非 暗：暗：暗：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
陸 少囉嗦！

牛 我全都給你關掉了，臭女人！

非 你罵我 女人，冠冕不是臭女人！

牛 （刻薄的。）你也配跟他比，他的屁比你出的氣還香。

非 你的屁裡是不是臭女人？

牛 滾你媽的蛋！（上去就要打。）

非 你動！八個呀路！

哲 鐵牛！

牛 哩！（氣兇兇的，看了看松，沒有辦法。）

哲 草非小姐，也不必說那末大的謊子。你來有什麼事，請你直說吧！

非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哲 假如你來是有使命的話，請你趕快說出來！

非 我是看看大家，並沒有什麼使命。

哲 那麼謝謝你的好意，我們都好，沒有什麼，請你快去休息吧！

非 嘿！不過，如果你們要是能回心轉意的話……我可以給你們轉達。

哲 我早就知道你來是什麼意思！

牛 滾！滾！（大聲。）你給我滾出去！

非 你這個蠻牛，你沒資格和我講話。

牛 老子揍你……（要打非。）

非 （即速跑上台階，站在門口。）喂！蠻牛！你要知道，君子無錢把頭低，鳳凰落架不如雞，你現在是飽子美鳥，你還神氣什麼？你牛大，有破牛的法。

牛 （向門前走兩步。）揍你這個臊臊子貨！

非 （吓得即速躲進松身後。）

松 （一掌把牛打的退下台階。）動！八格！

非 你利害！我馬上叫人給你……（站利害叫你試一試！（下場。）

牛 (氣得直喘兩只眼睛。)老子認識你！

松 (把門轡上下捋。)

你跟我生這么大的氣幹什麼？

牛 桑子貨，過來就找上我了，要不是給我罵一頓，還在這兒瞎嚷呢！

(此時大家都不說話。空氣靜起來。)

陸 (看了看破窗外邊，長嘆了一口氣。)唉！(慢慢的用手扶牆頭坐下。)

牛 (聽見陸的嘆氣，看了背，底下頭走到牆邊，發現牆上有個大鐵錐，抓着鐵錐搖了半天，才拔下來，把屋子看了看，走到土坑上去，在挖牆角的泥皮。)

背 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打到底，才能救活我們自己，這次就是我們這個死掉了，也不會白死，并且

我們的人是不完的。

陸 (這時眼睛看着破窗外，眼角滿着淚水。)

背 (發現陸在難過。)

陸 (不動。)

背 你是在想家嗎？

陸 檢頭。

背 (看見陸，又走開，想了想。)

陸 (搖頭擦眼淚。)

背 (你剛才的話，說的很對，我們只有打到底，才能救活我們自己，最可怕的就是才

打倒一下，內部起了變化，不能到底，我們的死，有什麼價值？不是等於白死了嗎？要是沒有洛斯才，我們會今天嗎？（洛才四下）……

（洛才繼續進中，這還是洛才的一貫態度。）

（洛才）心，自從被關到牢裏，有力的是用了，沒有錢的也出了錢了，沒有錢的也出了錢了，大家爲了生活，省吃節用，過着極其的生活，我請問，真正有錢的人，出了錢了沒有？不但不出錢還趁機貪污，貪污，目地是變大錢，多錢的人變得比金子少錢的人個人却，變的更肥了。把這少數的錢，不……（洛才）打下去，這多的錢利算哪兒

（洛才）不要快心，你所見到的是不過是……的十四日抗戰以來，年青人的思想，最少進步了二十年，人民在進步，政府在進步，國家在進步。在前線的士兵，在後方的人民，就認識：作清潔的生活，是在跟敵人打鬥的是什麼？這不是爲了掃除這些少數的敗類，打倒我們的敵人，爭取特來的這支生夜自由嗎？那麼對這些少數的敗類，並不是沒有注意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殺了九個嗎？這些錢財的混蛋，有多少，究竟是少數，難道我們多數人，就是爲作這錢少數的專蛋消着嗎？整得國家是爲子他們嗎？你是爲什麼活着嗎？

（站起來，看書）（隊長，那麼我們什麼不候才能把少數的九個混蛋肅清。才能把我們的敵人打倒？

（將）這就是我們的意志堅定不堅，努力的程度怎麼樣？

（突然轉身。）（你！你們看

陸（驚・）看什麼

哲（驚・）你……

牛（揚作壁上狗開的洞・）你們看！

哲怎麼，已經透了？

陸人可以出去嗎？

牛還差一點。

哲趕快溜吧！

（這時候門外有腳步聲傳來，大家慌亂一陣，把掏的洞口，趕快拿破衣服，麥草著住，鐵牛拿他自已寬厚的身體靠在牆上，堵着洞口，大家強作鎮靜，腳步聲一步一步的從門口走過去，大家鬆了一口氣，但又有兩個人的腳步聲到了門口鐵鎖響了兩下，嘩啦一聲門經推開，松井山田兩個賊頭賊腦的走進來。）

松（指着牛）就是他。

山（點了點頭走近牛把牛從頭上到腳上看了看好的……好的……

牛（在假裝着睡覺打作鼾聲・）

山（走到牛跟前打了牛兩下）噯……噯……噯……

牛（抬起頭來手揉着眼睛，打着呵欠）呵……噫……

山明天送你們回去。

牛 (又發睡覺。)

松 (看了看，含着毒意時微笑。) 走罷！

(下場。)

山 (點點頭看了看哲陸，下場。)

(兩人的腳步聲走遠了。)

陸 (恐怕鐵線響，輕輕的走到門口，聽了半天。)

牛 沒有人了吧。

陸 (還不史必，又所了所轉過頭來。) 沒有人了。

哲 趕快掏洞吧。

牛 好！老却你在那聽着門，小心有人來了。(轉身即速掏牆。)

陸 好！你趕快掏吧！

牛 兩個日本兵進來幹什麼，進來看了看又走了！

陸 你剛才救傷了革非，你又忘了！

牛 (這時撥下一地土，推出去。) 噯！差不多了，可以出去了。

陸 (剛走近兩步。)

這不法門上的鎖又響了。)

哲 噯！有人——

風 陵 渡

牛 (趕快拿衣服麥草堵洞口背靠在上面又睡。)

金 (將門慢慢的推開，站在門口。)

陸 (這一下把吓楞了。)

哲 (看了金一眼，趕快退後兩步。)

(此不舞台上停了一會。)

金 (看看大家，手裏拿着槍，一步一步的走過來。你們在幹什麼！

陸？我們沒……沒有幹什麼。

金 不要鬧我。

哲 真的沒有……我們都要睡了。

金 劉鐵牛，起來，走到這邊來！

牛 (又裝睡覺。)

(大家恐慌起來。)

金 還不告訴我什麼話，還裝睡覺。

牛 (突然睜開了一雙大眼睛。)

金 自從那位革非小姐走後我一直到門外邊……路了！(趕快過去，向門外左右看了看又把門帶上。)

(大家彼此看了看，恐懼已極。)

金 請大家別慌，不要害怕。

「……」

「大驚其名其妙，都揚起來。」

金 我是你們的同志！……

索 同志！

金 自從把你們抓到這兒來以後，我時時刻刻在想法子接近你們。

陸 你是什麼人？

金 我是朝鮮人，我姓金，名字名金意誠。中日戰爭開始以後，敵人強迫朝鮮青年入伍，關到華北來作戰。

戰。

習 你究竟要怎麼樣？

金 我要向你們一道幹。

牛 當真嗎？

金（急。）這是什麼時候，你們還不相信我……（指齊陸。）呵，這位同志叫什麼名字，上次打仗，

把你叫我們俘虜來，日本軍營裏，要你的頭，後來把一個走狗殺了，把頭交上去，我們把你放了，

你不認識我——

陸（一把抓住。）呵。是你，你們的隊伍呢！

金（悲痛。）後來不知道怎麼樣走漏了消息。日本人把我們一千多人全解決了。沒有死的也不過是二

三十個人！

陸 呵，我明白了隊長，所有的事，統統是周洪才一個人幹的！

風 陵 渡

金 周洪才這個人在這兒。

衆 他在這兒？

金 唔！

哲 （冷笑。）哼……哼……

牛 喂，你知道我們隊伍的消息嗎？

金 還在橫嶺關青山一帶。

牛 中條山沒有失守呀？

金 那天晚上敵人不是打進中條山，把橫嶺關站了嗎？第二天晚上就給你們的隊伍打的退出來，敵人的

損失很重。

陸 你知道帶隊的是誰？

金 不十分清楚，所說是一個女的。

牛 那一定是……

陸 （斜看牛一眼）還是到了什麼地方！

金 還是到了黃河邊上，過了河就是潼關。

哲 那不是到了風陵渡嗎？

金 南邊就是，

哲 好！金同志，趕快掏洞我們一塊兒逃走！

金 好！我出去找兩件東西來。（轉身卽下。）

哲（一把抓住）你別出去，外邊敵人很多！

金 不要緊，這兒沒有多少。

陸 到那兒去了！

金 全跑到風陵渡去了。

哲 呵！風陵渡吃緊了！

金 唉！（趕快到門口向外看了，卽速跑進來）我忘了告訴你們一個重要的消息。

哲 什麼消息？

陸 快說！

金（大家都很很注意的聽。）

（由太原臨沂退下來有兩千多難民集中在風陵渡，想渡過河到潼關，退到西安去。可是潼關那邊下令把上下渡口的船都全撤了。一個也個不去。兩千多人全都擁擠在風陵渡的那個小城裏，吃沒有吃的，住沒有住處，生活實在沒有法子解決。難民派子代表繞到白浪渡，渡過河去，到潼關交涉，那邊答應了，把上下渡口的船，全調到風陵渡來了，渡難民過河，這個消息不知道怎麼樣給漢奸知道了，在緊密給敵人敵人把附進的軍隊全調到那兒去布置在風陵渡的周圍，還有許多敵人，換上了便衣，混雜在難民裏面船河。）

陸 潼關那邊知道這個消息嗎？

風 陵 渡

金 不知道

牛 那怎麼可能？

陸 九點鐘開始！

金 下一點。

背 現在九點鐘了？

金 快十二點了。

背 這兒離風陵渡還有多遠？

金 十里多。

陸 還有一個鐘頭。

背 只要走出去，可以得到。

牛 就是遲到了，大家都是赤手空拳的能幹什麼？

背 我們無論如何得破壞了敵人渡河的計劃，趕快動手吧！

金 好！我去找東西來！

牛 別去！來不及了！

金 不要緊。（將下。）

松 （將門推開，站在門口）噫！金意誠，你在幹什麼？

金 我……我沒有幹什麼……噯……夜深了，他們冷得很，在裏面打鬥。要燒熱水，要生火，我把門打

開，看看他們。

松 又是鬼頭鬼腦的，再出了什麼事，小心你的狗命！

金 是！（即速下場。）

松 梅哲臣，周主任請你去。

（大家楞起來。）

陸 那一個周主任！

松 那一個周主任！你們不曉得，他是你們周洪才，周隊長，現在你們就掃他管，

陸 嗐！他也當了主任了。

哲 他請我幹什麼？

松 有要緊的事同你商量。

哲 你告訴他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松 你現在去。

哲 請你告訴周洪才，叫他到這兒來。

松 叫你到那去。

陸 周洪才要同我們談的條件，我們都知道，請你去告訴他，我們還要商量商量，再答覆他，要不了三分鐘馬上就來。

松 （看看大家，點了點頭。）好的！（轉身下場。）

風 陵 渡

金（跑進來，手裏拿了一根鐵條，懷裏抱了一根木頭，把門橫起來。）大家快點！

陸（拿鐵條給哲別腳上的鐵鍊。）

哲金同志，把槍裏的子彈裝滿，以防萬一。

金好！你們快點！（自己裝子彈。）

哲好了！我的掉了！幫忙給陸逸下吧！

（門外有腳步聲傳來。）

牛噯！有人來了！

哲快！有人來了！

陸我的掉了！鐵牛你趕快！

松（稿門。）金意識……金意識到那兒去了？

陸鐵牛你快！

牛你們快走，別管我！

松（打門。）

陸趕快走！（推着哲）還等什麼呢？推着由洞口出去。）

松（打門。）開門，八個呀給！（打門。）

金（拿槍，對着門口）你們快走！

牛（坐在旁邊），拿鐵條別着腳上的鐵鍊。）

陸 鐵牛，你的還沒有掉……！

牛 快走，別管我！

山 （也跑來打門。）開開門！

陸 （從洞口爬出去。）

才 （跑來。）什麼事？呵？怎麼了？

非 （也來了。）他們把門關起來作什麼？

松 （他們拼命的打門。）

山 這時候，橫門的木頭，已經鬆開。）

金 快點！門快開了！

牛 快把槍給我，你先走！

金 把槍給牛將下看見門將打開轉身跑去，去，抱着木頭拼命的橫着門，這時門扇上面的木版已經打破了。）

牛 （急得滿頭大汗，將腳上的鐵鍊取下來。）金同志！

金 去你的！別管我！

牛 （即速由洞口爬出。）

松 （把手槍由門扇上的破口裏伸進來。）

金 （抬頭一看，一把抓住槍桿扎了半天，槍聲怕……怕……怕的打了幾下，看見情勢過於危急，站起

風 陵 渡

九〇

來向洞口跑，剛到土坑上。）

山 （把槍伸進來，怕的一槍。）

金 （倒下來。）

（門已打開，門口擠了九個日本兵。）

才 （跑進來一看。）呵！全跑了，快由前門去追！

非 （擠進來。）呵！全跑了！斯才我看你怎麼辦？

——閉幕——

第四幕

時間 第三幕於隔一點鐘。

地點 風陵渡旁邊。

人物 杜冠奎

王二虎

黃老頭

黃七嫂

石頭

洪大爺 (不出場)

何首領

劉鐵牛

鄧國逸

周洪才

松井

山田

笠原

風陵渡

倉田

佈景 在黃河邊上，舞台正面是一道河堤，河堤對岸就是潼關城門樓，城樓左邊是城垣右邊是一座峻山，台的右後角，是一間茅草屋屋子有一門一窗，台口左右兩邊是一條小路，台左邊是一個亂草堆，前邊有個井，井邊有一棵小樹葉子已經給霜殺盡，只留着赤枝。河堤裏邊停了一只木船，桅桿好似電線桿子一樣，直立在堤上。

啓幕 深夜，靜謐，天上佈滿了烏黑不動的雲塊，月亮從雲層裏透出一點朦朧的光茫。茅屋柴堆上，還留着未消盡的雲層。小窗上有燈光遠處有狗叫戈風，近處有黃河流水聲潼關火車站的氣留也伸長了嗓子，尖銳的嗥叫。

嫂 （在屋內低聲哭滴）

石頭 （以下簡稱石頭在屋內。）啊哼……媽……媽……媽……（稍帶哭聲。）

嫂 （揩自鼻涕。）

老頭 （以下簡稱老。）唉！……難道有什麼用呢？

石頭……媽！我要睡覺……

嫂 （哭聲稍高。）

老 你快把紙拿出去燒了，哄石頭睡覺吧？

嫂 （拿一把給死人燒的紙錢和紙眉火剛走出門。）

石 （在屋內叫。）媽……

嫂（停住，擦眼淚，轉頭向屋內看。）

媳石頭，別去！就在爺這兒，你媽就回來。

石不，我要媽嗎……厚……媽！

老好……好……好！你領着他吧。唉！

石（跑出來。）

嫂（一手拉着石頭走到樹下拜了拜，跪下去在地上畫了一個圈，把紙錢點起來，一點一點的燃燒，火光

照亮的臉，兩項眼淚直流。）

石（看他媽媽跪下燒紙，自己也呆呆的跪下把紙錢往火裏邊扔。）

嫂（一把抓住石頭的手看看石頭。）

石（也呆呆的望着媽媽。）

嫂（流着眼淚，擦着唾液。）小心燒了你的手！

石媽小這地給誰燒的錢呀！

嫂還是……這是……

石媽，是誰？

嫂是給……爸爸……

石爺爺，爸爸打仗去了，不是還要回來嗎？

嫂嗯。還要回來！

風 渡 陵

石 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

嫂 哩……快要回來了。

石 ！爸爸回來給我買糖，買白饅頭，給媽也吃……媽，你爲什麼給爸爸燒紙呢？爸爸也沒有死！

嫂 沒有死！

石 這紙是給誰燒的呀！

嫂 （不知道怎麼回答。）

老 （遠處有火車汽笛的叫聲。）

石 （由屋子出來。）石頭，你在那兒跟你媽噓噓什麼呢！快點回去睡覺吧。

老 （起來跑到老跟前。）爺爺，你不是說爸爸打仗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呀？

老 （忍住眼淚）唉……回來要回來，對媳婦。你快帶石頭回去睡，夜深了，風也起了，外面這樣冷，

小心着了涼，回頭又咳嗽！

嫂 （跪在地上不動。）

石 爺爺你不睡嗎？

老 我還到那邊渡口上談一會……

石 哩！我也要去。

老 夜深了，那邊有老虎，咬人哪，不敢去。跟你媽媽在屋裏乖乖睡覺，爺爺給你打老虎去。

石 （跳脚。）我不怕！我要去！

老 你不要去，那邊有日本鬼子，紅頭髮，綠眼睛，見了人就殺。你乖乖的跟你媽在家裏睡覺。

石 啊！沒有日本鬼子，你哄我，我要去！

老 唉！你這個孩子，真淘氣。（抱起來，觀了觀對媳婦，快起來，地上冷冰冰的，把石頭抱回去睡吧。）

嫂 （在哭涕。）

老 他給兒子，打死了，是天災是我們大大的不幸，他已經死了一百多天了。過了百天，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你哭也是沒有用處，回頭你要是病了……（酸心。）快起來，把石頭抱回去睡吧。

嫂 （發現父親嫌惡起來，慢慢起來，站在父親面前，低着頭。）

老 他死了，我老了你又是一個婦道。（對媳婦指石頭。）這就是我們黃家的一條根，可得好好的照顧着。

嫂 （慢慢的拾起頭來，把父親看了一眼，又低下去，微微的點了點頭。）

（遠處犬聲，亂叫，渡口上有小孩子哭聲。）（有錢入聲。）（日本字話。）

老 你聽！那邊狗亂叫，渡口上人聲亂注注的，一定是那些要過河的難民都來了，我得去了，你快把石頭抱回去睡吧。

嫂 （接過孩子）讓媽媽抱你回去睡吧，你爺爺給你打老鬼子去。

石 啊！我不嗎！

老 （拍了拍石頭。）乖乖的跟你媽去睡，啊！爺爺回來給你買大塊兒糖。

風 陵 渡

風 陵 渡

九六

石 嘿！給我買兩塊，

老 好……好……如，就給你買兩塊。

石 給我媽也買一塊。

老 好！給你媽也買一塊，（走上河堤去，）

洪 （划着一只船，慢慢的由左邊過來，用蒼老的聲音，唱著黃河水手謠，）

唉唷，媽唷！

擦緊筒，把好舵，

搖着船兒要過河。

河水寬河波浪大，

拚着命兒把水划。

唉唷！媽唷！

浪兒高，風兒猛，

船流河心緊不穩。

長篙撐不到黃河底，

死活的命兒靠運氣！

（把船划到河堤中間，停住。）黃老兒，還沒有去呵？

老 我這就去。

洪 我以為來遲了，你看那邊渡口上的人都擠滿了。我們快走罷！

老 好吧！（對媳。）你抱着石頭早點睡吧，別等我。（走下河堤。）

嫂 （眼睛睜着爸爸，跟上河堤。）

（兩只船慢慢的移動了。）

洪 （又唱起來）

唉唷，媽唷！

船夫苦，船夫難。

不穿子過了冬！

船夫喝的黃澆水。

船夫吃的西北風。

唉唷，媽唷！

不怕天，不怕地。

不怕鬼子過河西。

鬼子要渡咱們的船。

叫他下河吃黃泥！

風 陵 渡

嫂 (看看兩只船期過去。)

(渡口上有注法的人聲。)

蘭 (從屋子的黑影後，提溜脚尖跑上案。)

嫂 (轉身由河堤轉下案，突然發現蘭，楞住不動。)

蘭 嘩！你站在河岸上看什麼！

嫂 誰……

蘭 你下你來。

嫂 你是……

蘭 (走過去，把嫂拉回來。) 你怕什麼，我們都是自己人，你站在河岸上看什麼呀！

嫂 看我爸爸則船，到那邊渡口上去。

蘭 幹什麼！

嫂 有那個人要過河去，渡他們到瀝關去。

蘭 (向左右看看。) 你知道這裏頭都是些什麼人！

嫂 都是逃難的人呀！

蘭 這裏頭有日本人。

嫂 (驚。) 怎麼？日本人！你聽誰說的？——

蘭 有許多人剛才得到了消息，報告給我們的。

嫂 你們是——

蘭 我們就是自己的軍隊。

嫂 哎呀，打壓仗來，我爸爸怎麼辦呢？

蘭 你快把孩子放下，有辦法。

嫂 有什麼辦法呢？

蘭 唉，你先把孩子放下再說呀！

嫂 （想了想，趕快跑進屋子去。）

蘭 （即速跑到河堤上，向渡口上看看。）

嫂 （由屋子跑出來。）有什麼辦法？

蘭 你快到渡口上把你爸爸接回來。

嫂 你不是說有日本人嗎？

蘭 渡口上的人很多，日本人一時還不敢露面，現在還不要緊，你趕快去吧！

嫂 我的門——

蘭 你趕快去，你的門有我在這兒看着。

嫂 你可別走，我去一會，馬上就回來。

蘭 好，越快越好，過一會就來不及了。

嫂 好！（沿着河堤跑去。）

風 陵 渡

蘭 (慌張地下場，在場上到處看了看。)

翠 (穿好一身便裝，提著手帕，跑上來。)

蘭 翠，渡口上的情形怎麼樣？

翠 難民正在陸續的來，情形很緊急，我已經派了很多人在裏頭偵察呢。

蘭 我們的人怎麼樣？

翠 我帶的人已經佈置好了。

蘭 二虎呢？

翠 正在佈置。這個地方怎麼樣？

蘭 還清靜，沒有人來。

翠 那麼我們就在這兒集中。

蘭 我已經叫這個屋子裏的一個女人，到渡口上去了。

翠 叫他去做什麼用？

蘭 她爸爸划船剛過去，我叫把她爸爸叫回來，把渡口上的情形說給她爸爸聽，叫他爸爸到渡口上給所

有的船夫說，叫船開船。

翠 現在時間恐怕來不及了，你趕快到那邊去。叫二虎到這兒來，我有要緊的事情，同他商量。

蘭 那個女人來了！

翠 我不走，我在這兒等着他。你趕快去！

蘭 好！（轉身急下。）

翠 （把槍提在手裏，東張西望，突然發現左邊沿着河岸過來一個人，自己趕快躲在屋子旁邊。）

陸 （氣喘喘的跑上來，看了看，又要沿着河岸往渡口那邊去。）

翠 （看了看。）陸逸！

陸 （突然一驚，轉頭來亂看一陣。）誰？

翠 （跑上去，抓住陸逸。）你從那兒來？

陸 冠翠，你怎麼在——

翠 快過來，坐這兒休息休息。我爸爸呢？

陸 （喘着氣。）也來了……

翠 在什麼地方？

陸 在後頭。

翠 鐵牛呢？

陸 也在後頭。

翠 怎麼，你先來了？

陸 我本來是跟着爸爸來找兒。因為敵人在後頭拚命的追擊，我們兩個倒了好幾次，後來實在跑不動了，躲在一個墳地後面，敵人跑過去了，我們又起來走，你爸爸本來上了年紀，再跌倒幾次，實在走不動了，他叫我先跑着來，看看渡口上的情形怎麼樣……

翠 怎麼，敵人渡河的消息，你們也知道了？

陸 （喘氣。）哦！

翠 你們怎麼知道的呢？

陸 有一個朝鮮人告訴我們的。

翠 朝鮮人？

陸 本來把我們在一個箱房裏押着，日本兵裏頭有一個朝鮮人，告訴我們敵人渡河的消息。幫忙把我們

放出來，前一次放我回來的也是他。

翠 我們一塊送我爸爸去。

陸 渡口上的情形怎麼樣？

翠 我們的人都開到了，一切正在準備。

陸 那我就放心了。

翠 陸逸，趕快送我爸爸去。

陸 渡口上的事情怎麼辦呢？

翠 有二虎月哨他們，一時不要緊。

陸 不成，這極緊急的事情。們怎麼能離開呢？

翠 不要緊，我們趕快去吧！

陸 冠軍，你不要爲着一時的情態，就誤了大事。你在這兒指揮着弟兄，想法怎麼纔破壞了敵人渡河的

副計，我去接他。

羣 我爸爸會不會危險？

陸 你放心，一點危險都沒有——你應該冷靜一點，保持著你的長處，完成我們的任務……

虎 （這時聞虎跑上來。）

虎 （發現陸。）呵！老陸，你怎麼在這兒呀？

蘭 噫！陸先生，你——

陸 我是剛才到。

虎 你從那兒來？

陸 等一會我回來了，再告訴你。冠羣，你在這兒招呼，我去了。

虎 你幹嗎去？

陸 我接大隊長去。

虎 大隊長也回來了？

陸 應！

蘭 發生呢？

陸 在後頭。大家小心點，我去了。（轉下。）

羣 我們就在這兒等著你！

陸 好！（即鎮下場。）

風 凌 凌

二虎：那邊的情形怎麼樣？

虎：我們的人都佈置好了，木船統統都划到了，難民還陸續的。

蘭：我看我們在這邊是很難想出法子來破壞，還是想法子給瀾關那邊送消息吧。

蘭：我看消息是沒有辦法送的，我們十點鐘才得到這個消息，大家拚命的往這兒趕，現在上下渡口的船，都開到這兒來了。這兒到瀾關的交通早就斷了，我們既沒有電報，也沒電話，我們怎麼給瀾關送消息呢？我看只有在這邊趕快想辦法。

蘭：我們在這邊，怎麼想辦法呢？日本人穿着難民的衣服，混在難民裏頭，統統都是一樣，我們怎麼認識那一個是日本人。那一個是難民？

草：你先別急，總要想出辦法來，等他們來了，大家再商量。

校：（從渡口上跑回來，發現多了兩個人，楞起來，）你們是——

蘭：你別怕，我們都是自己人，你快說渡口上怎麼樣？

嫂：河裏的船放滿了，渡口上一大片人，擠都擠不動，人還是順着路不斷的來。

蘭：你爸爸呢？

嫂：人太多了，擠不進去，船太多了，也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叫，害怕給日本人聽見了，人亂汪汪的，就是叫他也聽不見，你們看怎麼辦呢？

草：二虎，你在這兒等着，我爸爸同陸逸馬上就來，假如來了，叫他們就在這兒等着我，我到渡口上去看看，就來。

虎 好吧。

羣 大嫂子，請你跟我再跑一趟。

嫂 好的——

羣 不要緊，有人在這兒給你看着。

嫂 家裏還有我的孩子。

羣 不要緊，孩子已經睡着了，一時還不會醒來，我們去一會，馬上就來。
嫂 好吧！

羣 我們走吧，月蘭你也來。

（三人同時下場。）

虎 （到處看了看，忽然發現有人來，趕快躲起來。）

牛 （滿頭大汗，很慌張的跑上來，看了看，沒有人，着急，轉身又走。）

虎 誰呀？

牛 （突然一驚，轉過身來楞在那裏。）

虎 （走出來。）是——你——

牛 你在這兒！（窘起來，看了看，轉身走去。）

虎 到那兒去，鐵牛？

牛 （站住，不動。）

虎（與度溫和。）過來！

牛（轉過來看了虎一眼，又轉過身去。）

虎 你還不過來，等什麼？

牛（慢慢的走過來。）

虎 你還把過去的事情，放在心裏嗎？

牛（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虎 你先坐下歇一會。

牛 大隊長和鄧陸逸，你看見沒有

虎 到陸逸已經來過了。

牛 在那兒？

虎 又去接大隊長去了。

牛 冠冕呢？

虎 在渡口上。

牛 敵人渡河的消息你們也知道了？

虎 啊！

（這時候兩人窮起來。）

虎（把牛看了看，很悽慘的。）鐵牛咱們哥兒們過去的事不提了，以後應該好好幹。

牛 (看了看二虎，很受感動，不知道怎麼說。)

虎 鐵牛，你這次回來，希望你：同月蘭好下去！

牛 (不安。)二虎，你：你這是……

虎 月蘭同 是不能再過下去，她的心早離開我了！

牛 (發急。)二虎，你這是……：你不知道，過去實在是月蘭找——啊！不對，實在是怪我不對。你

放心，夜深了，我可以對天發誓，以後：再要是對不起你，過河船穩了，把我淹死在黃河裏，或是

給日本鬼子的砲子打死，那一個王八蛋再說一句假話……

虎 鐵牛，你不要這樣，過去的一切，很明白，都是怪我自己，我并不怪你，我說的是真心話，如果

勉強在一塊，我痛苦，她也痛苦。在一塊不如離開的好——月蘭喜歡你，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和

她在一塊高高興興。

牛 二虎，我已經對天發過誓了，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你再要說這樣的話，我馬上就……

陸 (左右躊躇。)是誰在那兒？

牛 (突然轉身。)誰？

虎 (看了看。)是我！

陸 二虎，你趕快來！

虎 (即迎過了過去。)

牛 (看了看，大驚。)啊！

（這時候陸虎二人扶蒼哲上來。）

哲（滿身的土，頭倒在肩上，已經昏過去，面上有破傷，流着鮮血，手也給摔破了。）

牛怎麼了，怎麼了？呵？

陸不要緊，昏過去了！

虎（即速擲開棉衣服，在裏頭掏出一塊棉花來，給哲擦面上的血。）趕快在屋裏找點水來。

牛（即速跑進屋子去。）

陸（把自己的襯衫抽出來，撕下一塊衣襟，給哲把手上的破傷纏起來。）

（此時由渡口上回來，發現父親一楞，即速跑上去。）爸爸……爸爸……

陸不要緊，不要緊，昏過去了，一會就醒來！

牛（端了碗水上來。）趕快給喝點吧。

陸（接過來一潑。）怎麼是冷水？

牛這一會了，那兒還滾的熱水哪？

陸這麼大的年紀，還敢喝冷水，放進去。

牛怎麼成這個樣子了？

我去接他，一路都沒有接着，我向前面看了看，沒有一個人，這一下把我吓壞了，我以為給敵人追上了，把他逮去了，後來我又向前走了兩步，土坎底下，黑洞洞一塊，我吃了一驚，問了兩聲，沒有一聲動靜，我以為是別的東西，剛要轉身走的時候，哼了一聲，跑過去一看，是他在那兒躺着。我

趕快把他扶回來了。

哲 哎喲！

翠 爸爸！爸爸！

虎 醒過來了！

哲 哎喲（閉着眼睛。）

（渡口上有個注注的人聲。）

翠 爸爸，你睜開眼睛看看，我們都在這兒。

哲 哎喲！（睜開眼睛，把大家看了看。）

翠 爸爸，你醒過來了！

哲 怎麼？你們在這兒！這是到了什麼地方？

翠 鳳陵渡。

哲 呵！到了鳳陵渡了？

翠 啊！

哲 （很快的想了想，站起來）冠翠，敵人渡河射翻你們……？

翠 知道了。

哲 渡口上的情形怎麼樣？

翠 我們的隊伍都到了，已經佈置在渡口的周圍了，現在所難的就是日本人穿著便衣跟農民混在老百姓

你也沒法子認出來那一個是日本人。那一個最中國人，也想不出法子給瀘關那邊通消息。

（渡口上的人聲大起。）

哲 你們聽，渡口上的人都到了。

虎 大纛要上船了。

牛 難民都快上船了，總得想出一個法子呀！

陸 現在想什麼辦法呢？

哲 （着急，想不出辦法來。）怎麼辦呢？

（大家束手無策，走來走去。）

哲 唉！你們這些青年人趕快想辦法呀！我老了，精神不成了，一時想不出辦法來。

陸 冠羣，這個時候，是不是還能找到一隻船呢？

羣 怎麼？

陸 如果能找到的話，我會水，先划過去，把這個消息報告給瀘關的軍隊。

羣 不成，上下渡口所有的船，都集中在這裏了。

牛 二虎，我們兩個去，搭上一只船，先由前邊划過去。

虎 這樣更來不及，我們倆個靠上去，船已開動，所有的船都跟着來了，你說怎麼辦？

（渡口上的人聲亂嚷亂叫。）

牛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現在想什麼辦法呢！難民都來了，馬上就要開船了，他媽的，有什麼辦法呢！

晉（急）哎呀？我的頭都炸開了——你們都想不出一個辦法呀！

羣爸爸你不要這樣急，總會有辦法的。

晉有什麼辦法，你趕快想哪！你們聽，你們聽聽，過一會兒，什麼都完了，

嫂（由渡口上跑了回來，氣喘喘的說不出話來）。怎麼……你們急……

羣不要緊，都是自己人。

嫂難民都全到了，馬上就要上船了！

牛怎麼辦，想什麼辦法呢？

嫂我到那待了半天，才擠進去，渡口上站了許多很年青的男人突在渡口上，沒有法子再擠進去。

陸年青的男人突在渡口上。

嫂我在裏面等了半天，因為人太多了，也聽不見，把我擠在裏頭出不來，也進不去，後來好容易才由

人堆裏擠出來。

晉在渡口上那些男人，一定是敵人。

牛我們……存，應該怎麼辦？

陸好了，這樣吧，我這個辦法也是有辦法的辦法，叫他們都上了船，把船划到河中間的時候，我們

開始一打了渡船那邊聽見起了砲聲，知道邊一定有敵人在裏頭大砲響起來，一個都逃不掉。

晉那些難民不是統統犧牲了！

陸 這次戰爭裏面，犧牲了不知有多少人，現在我們爲了破壞敵人渡河的計劃，現在只有犧牲，再想不出別的辦法。

哲 （想了想）。但是我們不要忘了羣衆的力量，我希望能有更好的辦法，把這批難民救出來，就是我們很大的一批勢！

（渡口上的人聲鬧得真厲害）。

哲 （激奮）。你們要知道，只要我們破壞了敵人渡河的計劃，完成了這次的任務，就是死了也值得，（渡口上跑回來）。啊，大隊長！

哲 渡口上的情形呢麼樣？

蘭 難民已經開始上船了，渡口上擠了許多男的，我仔細一看，一點不像是難民！

哲 啊！

蘭 他們突在渡口上，女人，小娟子和上了年紀的人，簡直就沒有法擠過去，你們看，還怎麼辦呢？

哲 （大 都在焦，無策）。哎！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們爲什麼不利用呢？

衆 什麼？

敵人混在難民裏頭過河，一定要搶到難民前頭上船，先要渡過去，能擠上船的難民，也不過是少數裏的少數，趁着這個機會，我們的人趕快混在難民裏面，把敵人渡河的消息，傳給難民，在這幾分鐘內，我們把難民組織起來，等敵人上了船，把船開到河中開的時候，我們就照陸逸剛才說的辦法，我們開槍一打，還關的大砲轟起來，敵人不是統統都被消滅在黃河裏了嗎？

衆（稍靜）。好！

虎好！這是最好的辦法。

牛那我們就趕快動手吧！

習好！，你們趕快去，多找些弟兄們混在難民裏邊去，趕快把敵人渡河的消息告訴難民，急速把難民組織起來，組織的差不多了，再報告我，我們整個的再動。

衆好！

羣千萬要小心，渡口周圍敵人佈置了很多，弄不好，我們就衝不出去。

大家即速下場）。

陸冠羣，你在這兒，我也去。

羣好！越快越好！小心！

陸是！（即速下場）。

（渡口上人聲亂亂叫）。

（首羣兩人向渡口上看了看）。

習其他一切都準備好了！

衆應！

習（點了點頭，走來走去的不安）。

羣爸爸，你這一會怎麼樣？

風 陵 渡

暫好了點，剛才因為是後邊有人追著，心裏過於着急，忽然眼前一黑，頭一昏，四肢冰冷，倒在地上，什麼都不知道了。（走動）。

翠 爸爸，以後的事情，都交給我們好了，你不要過於操，你的病……爸爸，你應該休息休息。

青 （忽而笑），輕輕的笑了笑）。休息……這個時候，我可以休息嗎？

翠 你為什麼不可休息呢？

青 （又笑了笑）。我是不休息的。（走動）。

翠 爸爸，你辛苦了這麼多年，你已經操勞過度了，我很担心你的身體……

青 身體還不緊。

翠 剛才我看見你那樣，心裏害怕的很。

青 怕我回不過來，是不是？

翠 我想起你的老病。

青 （想了想）。啊！你說我的心臟病，（搖了搖頭）。說不定那一天不小心，我就會死在這個病上。

翠 爸爸，你不要……

青 （想了想）。你放心，不要害怕，我的心臟病，在這一年多都沒有犯過，也許好了。剛才到那邊摔

倒了，我還清清楚楚的，只是悲恐我的身體不行了，不過，還好，我的精神，還趕得上你們，還可以幫你們的忙。你聽這些聲音，他們在渡口上弄得怎麼響了？你應該去看看。

翠 不要緊的，你放心。

哥 你去看看哪！

爸爸，你別急，他們馬上就要來報告的。

嫂（跑上來）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聽）•阿！出了什麼事了？

嫂（喘氣）•日本人……………

哥 日本人怎麼樣了？

嫂 你快說呀！

嫂 日本人都上船了，老年人，小孩子女人一個也擠不上去！

哥 你聽出了什麼事！

嫂 不知道怎麼，居民忽然亂了，招來擠去，也不上船，亂烘烘的。

哥 正好！

（急）•我爸爸還沒有接船，你們說怎麼辦呢？

哥 你別緊怕，有辦法。

嫂 有什麼辦法？

（跑上來）•叔叔，我聽敵人渡河的消息給居民說了，他們聽了這個消息，不知道怎麼辦，害怕得

要命，都亂了。

哥 你給他們怎麼？

風 陵 渡

蘭 我叫他們不要害怕，別亂跑，鎮靜一點，一會就有我們的人帶着他走。

哲 好！你快去，叫他們……

虎（跑來）。大隊長。

哲 啊！（對蘭）好！稍微等一等。

虎 敵人差不多都上船了，留渡上的只是少數幾個。

哲 難民的情形怎麼樣？

虎 敵人渡河的消息，難民全知道了，都在那兒等著，就磨我們怎麼辦？

陸（跑上來）。啊！月蘭，二虎你們已經來了。

哲 怎麼樣？

陸 敵人渡河的消息，難民全知道了，現在敵人都上了船，馬上就要開船了，現在怎麼辦？你趕快

發命令吧！

哲 好！二虎，你趕快去……

牛（拚命的跑上來）。噯……噯……噯……快……快……快……快，船已經開了，難民害怕的要命，

不知道怎麼辦！馬上就要亂了，究竟怎麼辦呢？

哲 二虎！

場 有！

哲 趕快過去帶着弟兄，聽見渡口上槍聲一響，即速掩護着難民，沿着河邊向西退！

虎好！（轉身將下）

哲等一等！

虎還有什麼？

羣（指嫂）：帶着這位大嫂子，（對嫂）：你趕快跟他一塊去，一會打起來，免得危險！

嫂我爸爸沒有回來他怎麼辦呢！

羣你別管了，我們有辦法保護着他。

嫂我走，我的家難管呢！

羣現在也管不了這些，你趕快走吧！

虎快點走！

嫂我家裏還有東西！

哲（推）：噯！你這一點破東西，算得了什麼，以後有的是，你還不走，在這兒等死呀！

嫂啊！還有我的孩子！（轉身向裏走）。

哲鐵牛，月蘭，你們兩個趕快走，帶着雞民順河向西退。

牛是！敵人逼河的事情怎麼辦？

羣你別管了，有我。

牛好！（即速下場）。

蘭（隨着下場）。

風 陵 渡

嫂（掏着褲頭出來）我爸爸——

快走，過一會就來不及了。

嫂（抱着母親，怒着爸爸，看着屋子，很可憐的下場）。

你快點，哎！（下場）。

暫隨過，寇軍，你們兩個到渡口上去，看着船開到河中心的時候，就開槍。

陸大隊長怎麼幹呢？

羣發了命令再來！

暫我不要緊，你們兩個趕快去！

羣陸過，我要是回不來，你就扶着我爸爸先走，

陸好！我們快走呢。

羣爸爸你在這兒稍等一下，我就來。

暫快走，別管我。

（羣隨暫下）。

羣（慢慢地回頭來，左右看看，向前走了兩步，看着羣陸兩人走遠了，滿意的笑了笑，都很低聲）。

！（這時寇軍紛紛井和田還有個日本兵，匆匆的跑上來）。哼！我知道你在這兒。

（驚慌，轉過來）。啊！原來是你！

才想！是我！

哲摩！

才 看你逃得我的手嗎？過來！

哲 （不動）

才 把他拉過來！

才 （松井和日兵把哲拉過來）。

才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哲 （不理）。

才 快點說出來，免得叫我同你爲難。

哲 （急）。

才 快點！

哲 （發急）

才 說不說！

哲 （更急）。

才 （這時遠處來兩聲火車的氣笛聲，接濟渡口上打了兩槍）。

才 啊！槍聲！

哲 （笑起來）。好……好……好……

才 你笑什麼？

風 陵 渡

菁（滿意的笑起來。）周洪才……周洪才……（捧腹又笑）。

才（驚慌），把嘴給堵起來！

（山田和日兵即速把哲嘴堵起來）。

才渡口上怎麼了，（即速跑到渡口上向渡口上一看），趕快把櫃先搬走，有人來了！松井留在這兒！

山是！

（山田和日本兵押着哲下去）。

才你趕快到柴堆後面去。

松是！（即速到柴堆後面去）。

才（很快的跑到屋子裏去）。

松（跑上來）。爸爸……爸爸……爸爸……噓！到那去了？（左右看了看）。走了。

松（由柴堆後邊溜到羣的身後）。真動！

羣（大驚，站住不敢動）。

才（由屋子出來）。把槍下掉！

松（拿了羣的手槍）。

羣（發現是洪才）啊！是你！

才是我，你有想到吧？

牛 怎麼沒有聽到呢？

才 真的確沒有聽到是你……

牛 （這時候屋子後面遠遠響了槍聲）。

才 （驚慌）．怎麼……怎麼……

牛 （氣喘喘的跑上來）．不好了，大隊長，船都快靠岸了，還不見……（發現羣被看守，轉身）。

才 站住！（眼上一槍）松井趕去！

牛 （追下去）。

才 （由屋後面跑來，發現羣後才看守，偷偷的對才打了槍）。

牛 （負傷逃去）。

才 （送上又給了槍，看了看）．死了！

牛 羣半．你怎麼來了。……

才 快去，看你爸爸！

牛 在那兒！

才 還屋後邊……

牛 鐵牛，你在這等着，還有一個……

（轉身跑回）。

牛 (歸來跳去，東張西望)。

陸 (由柴堆後面偷偷的溜出來，林對着鐵牛)：誰？

牛 (大吃一驚)。

陸 鐵牛！

牛 你是誰？

陸 是我——冠翠哪？

牛 在房子後頭。

陸 周洪才哪？

牛 打死了

陸 你怎麼也來了？

牛 本來我同月蘭領着難民向西走，聽見你們的槍聲了，可是老聽不見潼關那邊砲聲，可不見你們來。

鐵心你們出事了，我不放心。叫月蘭領着難民走，跑來看看，果然……

鐵 (在屋子旁邊叫)：鐵牛……鐵……

牛 (即速跑去)。

陸 (很粗心的望牆)。

(牛羣扶牆哲臣上來)。

牛 怎麼了……怎麼了……

羣 爸爸受了傷……

陸 在那兒？

羣 背上！

哲 鐵牛，那兩個日本兵哪？

牛 一個給我打死，一個……

哲 （担心的）怎麼還聽不見砲聲。

（對岸砲的一聲）。

（接着又一聲）。

哲 （興奮）砲聲響了！

（緊接着又一聲）。

哲 （滿意的）哈……哈……哈……

羣 爸爸……爸爸……

哲 現在我死心了！

羣 爸爸！

哲 以後就有你們這些年青的人了……（倒下頭去）。

羣 爸爸！！

衆 隊長！！

風 聲 渡

風 陵 渡

二四

(劇中的隱隱憂鬱，人聲哭叫，陶彭孫的遺恨，在咆哮的浪花裏飛舞，江水也激盪着動怒吼，
在急流中，突出一聲長而尖銳的火車聲)。

——全劇終——

一九四一、五、一

82
60/128

11